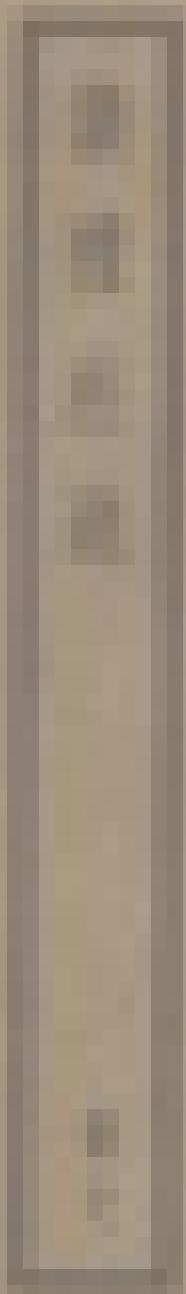


儀禮注疏

冊七



儀禮疏卷第二十五

儀禮卷第九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公食大夫禮第九

公食大夫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五小戴第十六別錄第九○鄭目錄云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

○釋曰鄭知是小聘大夫者案下文云宰夫自東方薦豆六於醬東設黍稷六簋又設庶羞十六豆此等皆是下大夫小聘之禮下乃別云上大夫八豆八簋

又云上大夫庶羞十六豆是食上大夫之法故知此篇據小聘大夫也若然聘禮據侯伯之大聘此篇據小聘大夫者周公設經互見爲義案篇末云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鄭注云此以命數爲差九謂再命者十一謂三命者七謂一命者九或上或下者再命謂小國之卿次國之大夫也

○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大夫此公食序在聘禮之下是因聘而食之不言食賓與上介直云男小聘之大夫若云食賓與上介亦兼小聘之賓若然聘禮據大聘因見小聘此公食先見小大夫聘賓與上介乃是以直云大夫兼得大夫者若云食賓與上介亦兼小聘之賓若然聘禮據大聘因見小聘此公食先見小聘後言大聘者欲見大聘

儀禮

鄭氏注

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戒猶告也告之必使同

班敵者易以相親敬

正注戒猶至親敬○公食至其爵○

○釋曰自此盡如聘論主君使大夫就館戒聘客使來行金禮之事云各以其爵者此篇雖據子男大夫爲正兼見五等諸侯大聘使卿之事故云各以其爵也上介出請入告來事所以

上介出請入告來事所以

就賓館之門外賓使上介出請大夫所爲來之事

三辭爲既先受布三辭○注爲既至敢當賜大禮故今辭食不敢當之但受宴之時禮辭而已至於饗受

賜不敢當○釋曰既先受賜者謂聘日致饗受

食皆當

賓出拜辱

拜使者屈辱來迎己

大夫不荅拜將命

不荅拜爲人使

賓再拜稽首

受命

大夫還

復於君

賓不拜送遂從之

不拜送者爲而從之不終事正

○釋曰案鄉飲酒主人拜送賓不至從之○注不拜至終事

不荅拜云禮有終此賓不拜送爲從之不終事故賓不拜送也若然鄉飲酒鄉

射戒賓遂從之而云拜辱拜送者以其主人先反不相隨故得拜辱

拜送觀禮則初時玄

使既不先反猶拜送者尊天子使故也

賓朝服卽位于大門外如聘於是朝服

則初時玄

端如聘亦

賓朝至如聘○注於是至次俟

○設壇介以相待如聘時云於是朝服則初時玄端者初時謂賓發

館時服玄端若鄉射主人朝服乃速賓鄭注云射賓輕也戒時玄端以此言之

亦賓在館拜所戒大夫卽玄端賓遂從大夫至君大門外入次乃去玄端著朝

服出次卽位也云如聘亦入於次俟者案聘禮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

云入于次者俟辦則此入次亦俟主人辦也若然聘禮重賓發館卽皮弁此次食

禮輕及大即位具主人也擯者俟君於大門外卿大夫士

士流卽位具○注主人

門乃朝服

卽位具序及宰夫具其饌物皆於廟門之外

○釋曰云至之外○注主人

擯者俟君於大門外者解卽位之事云卿大夫士序及宰夫具其饌物皆於廟

門之外者以其君迎賓入始言卿大夫以下廟內之位則知此具饌物時皆在

而入者明助君饗食賓自無事故不在大門內是其義也

○注主人

廟門外也故鄭下文注云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卽位從君

羹定熟也著之者下文陳鼎之節爲目也

○注主人

以爲節

○注肉謂至爲節○釋曰云肉謂之羹者爾雅文

甸人陳鼎七當

云著之者下以爲節者羹定與下文陳鼎之節爲目也

○注肉謂之羹者爾雅文

甸人陳鼎七當

之者也凡鼎鼎蓋以芋爲之長則東本短

則編其中央今文扁作鉉古文鼎皆作密

正疏甸人至若編

○注七鼎至作密

云著之者下以爲節者羹定與下文陳鼎之節爲目也

○注肉謂之羹者爾雅文

甸人陳鼎七當

門南面西上設局彝

彝若束若編面西上以其爲賓統於外也局鼎扛所以舉

正疏甸人至若編

○注七鼎至作密

之者也凡鼎鼎蓋以芋爲之長則東本短

則編其中央今文扁作鉉古文鼎皆作密

正疏甸人至若編

○注七鼎至作密

致飧與饗餼皆九鼎此亦一大牢而七鼎者此食禮輕無鮮魚解腊與聘禮  
一牢鼎七同也云甸人家室之屬兼亭人者案天官有甸師氏衆有亭人皆屬  
冢宰彼天子禮諸侯比天子爲兼官故甸人兼亭人也必使甸人陳鼎兼亭人  
者案亭人職云掌共鼎鑊又案甸師職云掌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故  
使甸人兼亭人陳鼎若然案少牢羹定饗人陳鼎者以其無甸人官故饗人陳  
鼎也既夕士禮云甸人抗重又云甸人築坎以土無臣使屬吏攝甸人之事  
非謂置此官也云凡鼎彝蓋以茅爲之者諸文多言鼎彝皆不言所用之物此  
經雖言若束若編亦不指所用之體故鄭云蓋以疑之然必知用茅者詩曰白  
茅是絜白之物故疑用茅也設洗如饗○注必如至作鄉○釋曰云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饗  
作鄉或正充也鄭據此文行食禮而云如饗明先饗設洗訖乃後食故鄉前如之是  
先饗後食也案聘禮云公於賓壹食再饗則食在饗前矣不言如燕禮者饗食  
在廟燕在寢則是饗食重先行之故二者自相先後是以不得用燕禮決之也  
引燕禮者欲見設洗之法燕與饗小臣具槃匜在東堂下爲公盥也公尊不就  
食同故無饗禮引燕禮而言也小臣至堂下○注爲公至服位○釋曰知此爲公盥者案特牲尸尊  
食掌正充小臣至堂下○注爲公至服位○釋曰知此爲公盥者案特牲尸尊  
君服位此不就洗盥用槃匜故知此所設槃匜亦爲公盥不就洗也云小臣於  
於戶西南面而左几公不賓至筵夫至席几○注設筵於戶西南面而左几者以其賓在戶牖之  
饗小賓客饗食掌正君位者按夏官小臣職云小祭祀賓客宰夫設筵加席几設  
饗食如大僕之法此諸侯之聘客饗食故亦小臣掌之也  
於戶西南面而左几公不賓至筵夫至席几○注設筵於戶西南面而左几者以其賓在戶牖之  
饗南面又生人左几異於神右几故也云公不賓至授几者親設清醬可以略此○釋曰云設  
此者決聘禮賓時公親授几者以無設清醬之事故也故下記云不授几鄭  
云異於無尊主於食飲酒漿飲俟于東房飲酒清酒也漿飲鹹漿也其俟奠於  
醴也

別也漿飲先言漿

**充**飲酒至東房○注飲酒至飲也○釋曰云飲酒清酒也者按周禮酒正注先鄭云清酒祭祀之酒後鄭從之則此賓客用

之者優賓故也云漿飲哉漿也者哉之言載以其汁津相載故云哉漢法有名故也云其俟奠於豐上也者下云飲酒實於殽加于豐是也此云奠卽彼加

飲也云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者以其鄉飲酒燕禮等獻酬之酒皆不言飲飲之可知此擬醡口故言飲是異於獻酬酒故也是以酒人云共賓客之禮

酒飲酒鄭注云禮酒饗燕之酒不言飲食之酒云飲亦是其義也云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者按漿人云共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彼先云六飲後云水漿

與此先云漿不同故云先云漿別於六飲必別於六飲者彼六飲爲渴而飲此漿爲醡口不爲渴故異之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凡

一也飲食之具宰夫所掌也酒漿

**充**凡宰至東房○注凡非至在堂○釋曰云

不在几中者雖無尊猶嫌在堂

**充**酒漿不在几中者雖無尊猶嫌在堂者以其

其酒漿常在堂若不特言之則几中不出大門

降於國君

**充**

公如至門內○注不出至國君○釋曰自此盡階上北面再拜稽首論主君迎

賓入拜至之事云不出大門降於國君者按周禮司儀云將幣交攢三辭車逆

拜辱賓車進答拜又云致饔餼饗食大夫納賓納賓以公命公入門左公再

皆如將幣之儀是國君來則出迎也

**充**

及廟門公揖入○注廟禰廟也○釋曰儀禮之內單言廟者皆據禰廟是以

禰廟也若非禰廟則言廟祧若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問卿云受于祖廟

**充**

之類是也但受聘在祖廟食饗在禰廟輕於食饗又在寢是其差次也

**充**

三揖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至于階三讓

**充**

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

**充**至于階三讓○釋曰按曲禮云客若

左西方賓位也辟遂不敢當君拜也

**充**

拜賓辟再拜稽首

**充**

左西方賓位也辟遂不敢當君拜也

**充**

公揖入賓從道之及廟門公揖入廟禰

**充**

及廟門公揖入○注廟禰廟也○釋曰儀禮之內單言廟者皆據禰廟是以

**充**

禮納采云至于廟記云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以此而言則廟皆

**充**

禰廟也若非禰廟則言廟祧若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問卿云受于祖廟

**充**

之類是也但受聘在祖廟食饗在禰廟輕於食饗又在寢是其差次也

**充**

三揖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

**充**

至于階三讓

**充**

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

**充**

就西階此亦降等初卽就西階者此君與客食禮公升二等賓升遠下人君升

二等賓升○注遠下人君○釋曰言遠下人君行二之義也

大夫立于東夾南北上東夾南西節也取

東於堂節於夾明充大夫至北上○注東夾至於堂○釋曰此謂主國卿大夫立位云

夾室之南是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正位於門者非其士立至西上○注統於

東于堂也士立於門東北面宜東統於君門東西上統於門者以賓在門西辟賓在此非正位故也

大射士在西方東西北上不統於門又在門東北面宜東統於君門東西上統於門者以賓在門西辟賓在此非正位故也

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宰宰夫之屬也充小臣至南上○注宰宰夫之屬也者以經云

南上者謂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故云夾北也云宰宰夫之屬也者以經云

南上則非止一人但宰官之內有宰夫之等是以下有宰夫之官皆於此立可

知故云之屬也若然宰尊官在小臣之下者以其小臣至南上○注宰宰夫之屬也者以經云

臣位在北堂南故先見之非謂尊卑先後爲次也

南上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充內官至南上○注夫人至

南上卽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饗食賓自無事充無事○注夫人之官

內宰之屬也者經云內官按周禮天官內宰下大夫掌王后已下彼天子內官

諸侯未必有內宰以其言內官之士以士爲之明當天子內宰故舉內宰況之

也云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卽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饗食賓自無事者按前聘

時君迎客于大門內時卿大夫已下入廟卽位者受聘事重非饗食之事故先

入廟卽位此已下雖有宰及宰夫者皆有事及大夫

二牲士庶羞之等皆助君食賓非己之事故後入也介門西北面西上

西上自統於賓

也然則承攢以下立充介門至西上○注西上至東上○釋曰云然則承攢以

於士西少進東上立于士西少進東上者以其介統於賓而西上則攢以

統於君而東上可知承擯以下既是有事之人承擯是大夫又尊公當楣北鄉於士故知少進東上不言上擯者有事其位不定故不言

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

楣謂之梁至再拜者與禮俟立公當至再拜○注楣謂其來也公再拜賓降矣正至降矣○釋曰自此盡

稽首論公拜至賓答拜之事云公再拜賓降矣者釋經賓降在至再拜下公再

拜上以其至再拜者公已一拜賓卽降下公再拜者賓降後又一拜雖一拜本當再拜故皆以再拜言之猶下侑幣之時公一拜賓降公再拜注云賓降也

不敢俟成拜也若然鄭云公再拜賓降矣者解經至再拜者賓降也

賓西階

東北面答拜

西階東少就擯者辭辭於下拜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

東北面答拜

賓嘉其來也公再拜賓降矣正至降矣○釋曰自此盡

稽首論公拜至賓答拜之事云公再拜賓降矣者釋經賓降在至再拜下公再

拜上以其至再拜者公已一拜賓卽降下公再拜者賓降後又一拜雖一拜本當再拜故皆以再拜言之猶下侑幣之時公一拜賓降公再拜注云賓降也

不敢俟成拜也若然鄭云公再拜賓降矣者解經至再拜者賓降也

賓西階

臣急諫諍則越三等爲疋階越一等爲歷階又有連步又有栗階爲四等也義已具於燕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賓降拜主君辭之賓雖終禮記疏也命之至注賓降至不成○釋曰按論語孔子云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是以上文主君雖辭賓猶終拜於下盡臣之禮爲成拜主君之意猶以爲不成故命之升成拜賓遂主君之意故升更拜也士舉鼎去幕于外次入陳鼎于碑南面西上右人抽局坐奠于

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左人待載

入由東出由西明爲賓也

正

士舉至侍載○注

今文奠爲委古文待爲持正入由至爲持

○釋

曰自此盡逆退復位論鼎入已載之事云去幕於外次入者次入謂序入也故少牢云序入去幕於外者以其入當載於俎故去之也士喪士虞皆入乃去幕

○釋

者喪禮變于吉故也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退者也雍人言入旅人

○釋

言退交互相備也出入之由亦如舉而雍人至鼎退○注族人至多也○釋曰

正

鼎者匕俎每器一人諸侯官多也

云旅人雍人之屬者卽燕禮云尊士旅

食于門西兩圓壺鄭云士旅食者所謂庶人在官者也引王制解之者是也云

雍人言入旅人言退亦入皆入而退

○釋曰

去故云文互相備也云每器一人諸侯官多也者按少牢云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

云相。從是大夫官少故每人兼執也若然特牲云贊者執俎及匕從鼎入士虞亦

云匕俎從士昏禮亦云匕俎從設彼注云執匕者執俎者從鼎而入設之不言

并合者上官彌少并合可知不言者文不具或可士禮又異於大夫執鼎人兼執匕俎故士喪禮小斂大斂奠舉鼎者兼執俎也若依前釋則士喪禮略或儀

故

大夫長盥洗東南西面北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前卒盥序進南面匕

長以長幼也。猶更也。前洗南序。正充大夫至面匕○注長以至洗南○釋曰云進盥退者與進者面則此大夫亦皆北面可知云長以長幼也者若燕載者西面自鼎東西面於其前矣禮云命長之類皆據長幼爲長不謂衆中之長者也。載者左人亦序其前大夫匕則載之。元載者西面○注載者至載之○釋曰前云左人待載其時鼎東南面今大夫鼎北面南匕之左人當載故序自鼎東西面於其前矣。者俎正當鼎南則載魚腊飪孰也食禮宜充魚腊飪○注飪孰至宜孰上文直云羹定肉謂之羹恐魚腊不在于羹定之中故此特著魚腊飪也以食禮尙孰故皆飪也○注饗有腥者○釋曰樂記云大饗而俎腥魚鄭注云以腥魚爲俎實不膾孰之是饗禮有腥也。又宣公十六年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散蒸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又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蒸王公立飪則有房蒸親戚宴饗則有散蒸以此觀之明饗有腥以饗禮用體薦體薦則腥矣故禮記云腥其俎謂之。解者皆腥也。豚載體進奏謂牲與腊也。奏謂皮膚之理也。正充載體進奏○注解曰三牲與腊皆載體直言體不辨體形及數以下魚腸胃倫膚皆言七則此亦七體故鄭云下大夫體七个若然七个此不言體形按士虞記云升左肩臂。臚臚臚脊臂臚脊臂七體彼喪禮用左又按鄉飲酒鄉射記皆云右胖進膝則此亦六豆上大夫二十豆是也。若致飧及歸饗錄腥鼎皆無庶羞鄉飲酒鄉射燕禮。前者此謂生人食法故進本本謂近上者若祭魚七縕俎寢右。右首也寢右進祀則進末故少牢云進下鄭云變於食生是也。釋曰云縕俎者於人爲橫縮縱之也。多骨正充魚在俎爲縱於人亦橫云寢右首至骨鯁○注右首也寢右進也乾魚近腴。

閑南面俎則東西陳之魚在俎首在右腹腴鄉南晉脊也進脊在北鄉賓必以

腴故也若祭祀則進腴以鬼神尚氣

腴者氣之所聚故少牢進腴是也

腸胃七同俎以其同類也不異其牛羊

畜類也云不異其牛羊腴賤也者以其同類也

七同俎○注以其至十八○釋曰云以其同類也

也但此腸胃與牲或同鼎同俎或別鼎別俎何者據此下文七鼎腸胃與牲別

鼎別俎是其正法取其鼎俎奇也少牢五俎腸胃與牲同鼎者以其有鮮獸若

腸胃別鼎則六不得奇故并腸胃與牲同鼎有司徹亦然此腸胃七者以其與

牲體別鼎故取數於牲亦七少牢并腸胃於牲鼎故云腸三胃三取數於

脊脅各三也賓尸禮殺於正祭故腸胃各一既夕咸葬奠故腸胃五也

七倫理也謂精理滑。胞

者今文倫或作論

鼎魚腊不同鼎故膚從牲同鼎有司徹雖同少牢亦止三鼎而已羊豕魚皆一

鼎故膚還從於牲鼎也又此膚與牲體之數亦七而少牢膚九者此食禮故膚

從體數少牢大夫之祭膚出下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順其在牲之性也

牲故取數於牲之體而九也

至垂之○注順其至俎拒○釋曰腸胃得在牲而垂膚亦言順牲之

性者從多而言云垂及俎拒者少牢云腸三胃三垂及俎拒是也

匕奠于鼎逆退復位匕載者又待設俎

士舉鼎又云左人待載下文云士設俎于豆南是載者又待設俎可知也

公與宰夫爲賓設正饌之事云將公設之下云公設是以盥手也賓降公辭

設者下云公設是以盥手也賓降公辭

其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

揖讓皆壹殺於初宰夫自東房授醯醬授公也醯正至醯醬至和醬○釋曰按記云

古文壹皆作一宰夫至醯醬○釋曰注授

蒲筵常長丈六尺於堂上戶牖之閒南面設之乃設正饌於中席已東自中席已西設庶羞也云醯醬以醯和醬者按歸饔餼醯醢別知此醯醬不別而以醯

和醬者此經所陳物異者皆別器此醯醬下但言醬不別言公設之饌本爲賓

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

東選所奠之疏

云東遷所者謂以西爲上君設當席中

故東遷之辟君設處公立于序內西鄉不立阼階

示親饌正

親饌○釋曰云不立阼階

側近也近其故處

示親饌正

親饌○釋曰云不立阼階

上示親饌者以其君之行事皆在阼階上今近阼北者

以上示親饌者以其君之行事皆在阼階上今近阼北者

其設饌在戶西近北今君亦近北是亦親監饌故也

賓立于階西凝立

不立

階上

以主君離阼也疑正立也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醯醢

自定之貌今文曰西階

示親饌正

親饌○釋曰云不立阼階

昌本昌本南麋醬以西菁菹鹿臠醯醢醯醢有醯昌本昌蒲本菹也醯有骨

謂之醬菁菹菹也今文醬皆作麋

正夫宰

至鹿臠○注臠至作麋○釋曰云醯醢醯醢有醯者按周禮醯人云朝事之豆

韭菹

醯醢已下依此爲次彼注云醯肉汁也則此醯醢是肉之汁昌本者彼注

云昌蒲根又按彼注菹菹之稱菜肉通又云細切爲菹全物若菹爲菹又按彼

經爲菹者經言菹不言菹菹者即是菹也彼言昌本亦卽菹也此注云菹者菹

菹

菹細爲異通而言之菹亦得爲菹故云菹也云醯有骨者謂爲醬案爾雅釋

器云肉爲之醢有骨者謂之醬又鄭司農云有骨爲醬無骨爲醢也云菁蕡菁

菹也者卽今

士設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西腊腸胃亞之

亞次也不言

正次也不言

之菹也者卽今

士設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西腊腸胃亞之

正次也不言

布士設俎至亞之

○注亞次至俎尊

○釋曰云不言絳錯俎尊者上

膚以爲特

直豕與腸胃東也

特膚者出下牲賤疏膚以爲特○注直豕至牲賤○釋曰云出下牲賤者以豕

也旅人取匕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以其空也其

所謂當門也旅人以匕入加於鼎退

出今還使之取匕前士舉鼎入今不使士舉鼎出者以其士載訖遂設俎於賓前事未畢故甸人舉鼎而出也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

並併也今文曰併

古文簋皆作軌

大羹清不

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

反位大羹清責肉汁也大古之羹不和無鹽菜瓦豆謂之鐙宰謂大宰宰夫充

西面南上今以蓋降出送於門外乃更入門反於東來北位也云大羹清責肉

汁也大古之羹者謂是大古五帝之羹云不和無鹽菜也大古質故不和以鹽

菜對鉶羹調之以鹽菜者也云瓦豆謂之鐙詩云于豆于登毛亦云木曰豆瓦

菜曰登云宰謂大宰宰夫之長者以單言宰諸侯三卿無大宰以司徒兼大宰宰之下有宰夫故云宰夫之長也

坐遷之亦東遷所立公設至遷之○注亦東遷所立以醬既東遷所今於醬西遷之明亦東遷所移之故擇處也宰

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鉶菜和羹之器注鉶菜和羹之

器○釋曰云鉶菜和羹之器者下記云牛舊羊苦豕微是菜和羹以鉶盛此羹故云之器也據羹在鉶言之謂之鉶羹據器言之謂之鉶鼎正鼎之後設之謂

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謂之羞鼎其實一也飲酒實于觶加于豐豐所以承觶者宰夫右執觶左執

豐進設于豆東

食有酒者優賓也。設于豆東不正。

宰夫至豆東○注食有至於

左○釋曰云食有酒者優賓

也者按下文宰夫執盤飲賓與受唯用漿酳口不用酒今主人猶設之是優賓引燕禮者彼據酒主人奠於薦左賓不飲取奠於薦右此酒不用故亦奠於豆東酒義雖異不舉是同故引爲證也按燕禮無此文鄉飲酒鄉射記皆云凡奠者於左舉者於右不同之而引燕禮記者此必轉寫者誤鄭本引鄉飲酒鄉射

之等宰夫東面坐啓簋會客卻于其西

會簋蓋也亦一一合疏○注會簋至之西也

○釋曰云亦一

合卻之者卻者仰也蓋有六兩兩皆相重而仰之謂之卻合故云一一卻

合之各當其簋之西爲兩處亦者亦少牢故少牢云佐食啓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

負東房負房戶而立也

南疏○注贊者至于公○

者欲得鄉公與賓也

○釋曰自此盡醬清不祭論賓所祭饌之事經直云負東房鄭知負房戶而立者以公在東序內賓在戶西雖告具于公且欲使賓聞之故知於房近西是以鄭云得鄉

也者公再拜揖食再拜拜賓降拜荅公與賓也

公辭賓升再拜稽首不言成拜賓

之於豆祭也獨云贊與優賓也少

序辯祭之故知雖不授亦祭可知也經直云祭知祭之於豆祭者按少牢云戶取莊道辯擇于三豆祭于豆閒故知於豆祭也云獨云贊與優賓者欲見賓坐

而不與是優賓其實俱與也引少儀者欲見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

見

贊與賓亦與之義以其賓坐贊亦坐故也

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與以授賓賓祭之

取授以右手便也賓亦與受坐祭之於豆祭也獨云贊與優賓也少

儀曰受立

元贊者東面至祭之○注取授至不坐○釋曰此所授者皆謂遠賓授立不坐

者故菹醢及鉶皆不授以其近賓取之易故不言按曲禮云殷之

序辯祭之故知雖不授亦祭可知也經直云祭知祭之於豆祭者按少牢云戶取莊道辯擇于三豆祭于豆閒故知於豆祭也云獨云贊與優賓者欲見賓坐

而不與是優賓其實俱與也引少儀者欲見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

見

贊與賓亦與之義以其賓坐贊亦坐故也

豐進設于豆東食有酒者優賓也設于豆東不正宰夫至豆東○注食有至於左○釋曰云食有酒者優賓也燕禮記曰凡奠者於左

授賓

肺不離者

刲之也不言

刲則祭肺也

此舉肺不離而

刲

三牲至授賓

之便賓祭也

祭離肺者絕肺

祭也壹猶稍也

古文壹作一

此注肺不至

授賓

猶絕也

刲之不絕

中央少者此卽爲食

而舉肺也

少牢云舉肺一長終肺祭肺

三皆切之是祭肺切舉肺不切云不言

刲則祭肺也者按少儀云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鄭云提

肺云祭離肺者絕肺祭也者此鄭解舉肺將祭之時絕未而祭之與祭肺異也

凡與肺有二名一名離肺亦名舉肺祭肺亦名

刲肺也者是與祭肺同其實舉

名舉肺祭肺亦名

刲肺也者此鄭解舉肺將祭之時絕未而祭之與祭肺異也

於是云賓興受坐祭於豆祭重牲也

悅手扳

上鉶以柵辯攜之上鉶之閒祭

扱以柵

其鉶葉元

悅手至閒祭

○注扱以至

以巾

○釋曰此

云上鉶之

內則左佩紛悅悅卽佩巾而云

悅拭手以巾似悅不名巾者本名悅者

以拭手爲名其實名巾故鄭舉其實稱也

此有四鉶而云

扱上鉶

辯

云悅拭也

拭以巾

擗則唯有

一柵優賓故用一柵而已少牢二鉶

祭神故宜各有柵也

祭飲酒於

上豆之閒魚腊醬清不祭物之盛者非食

○正

祭飲至不祭

○注不祭至盛者

○釋曰此不祭者以正

在俎之內以其有

俎

不祭者以正

三牲之體魚腊清醬非盛者故不祭也若入庶羞則祭之故下文云士羞庶羞

皆有大又云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

壹祭之少儀

云祭膳膳站爲

大魚肉之饗

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之于清西賓北面辭坐遷之

既告具矣而又

是亦祭之

也遷之遷而西

充

宰夫至遷之○注既告至上也○釋曰自此

盡降出論設加

之以其東上也

也遷梁與庶羞之事云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也

知梁東上也

知梁東上也

知梁東上也

知梁東上也

知梁東上也

知梁東上也

者下文宰夫膳稻于梁上也公與賓皆復初位

階西

序內

公與賓皆復初位○注位

序內

階西○釋曰按上公

設膳時立于序內賓立於階西此云公與賓

復初位故知公還在序內賓還在階西也

宰夫膳稻于梁西

膳稻者以膳進也進

正

宰夫至梁西○注膳猶至以簠○釋曰知進稻以簠者下記云簠有蓋幕鄭注云稻梁將食乃設去會於房蓋以幕上云設黍稷訖云卻會此稻梁不云卻會者先於房去之故也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如宰羞進也庶衆也進衆珍味可進者也謂之膳膳大也唯醢醬無大如宰充士羞至如宰○注羞進至執蓋○釋曰云知其進大羹清右執燈左執蓋云魚或謂之膳膳大也者或有司徹云尸俎五魚侑主人皆一魚皆加膳祭于其上是也少儀云膳祭也云唯醢醬無大者鄭注周禮醢人作醢之法先膊乾其肉乃後蒸之雜以梁麵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百日則成矣何大饗之有也醬則醢也亦無大饗也必言稻南其人不反則此云先者反之謂第二已下爲先者也先者一人升設于稻南簋西閒容人也必言稻南反之謂第二已下爲先者也先者一人升設于稻南簋西閒容人也必言稻南者明庶羞加不與正豆併也充注簋西至往來也○釋曰簋西黍稷西也必言閒容人者賓當從閒往來也○注稻南者以其黍稷西近北有稻故庶羞設黍稷西南南陳之是稻梁與庶羞俱是加故南北相繼而在黍稷正饌之西是下不與正豆併也云閒容人者賓當從閒往來也者下文賓左擁簠梁右執清以降公辭升反貲于其旁四列西北上不統於正饌者雖加自是充○注不統於正饌者雖加自是充旁四列西北上一禮是所謂羹胾中別充○注不統於正饌者雖加自是充所是賓往來也別○釋曰云所謂羹胾中別者按曲禮云左胾右胾彼云胾骨體也此肉謂之羹胾亦一也胾爲正饌胾謂切肉則庶羞云左胾右胾則曰此正饌在東庶羞在西閒容人同故謂腳以東臚臚牛炙腳臚臚今時臚也牛曰腳羊曰臚豕曰炙所謂羹胾中別也脚以東臚臚牛炙脚臚臚皆香美之名也古文脚作香臚作薰炙作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鮓爲膾然則膾用鮓今文鮓作鱠充也○釋曰此云先設醢之以次也肉則謂鮓充也

醯綿之次而特牲注云以有醯不得綿也與此設設醯綿之以次違者大凡醯是其正而醯卑于哉今牛羊豕哉皆在醯下者直是特牲之次非尊卑之列得綿少牢四豆羊哉醯故得綿而錯與此同也

不餗南羊炙以東羊哉醯豕炙

炙南醯以西豕哉芥醬魚膾芥醬曰膾春用葱秋用芥衆人騰羞者盡階不升堂授

以蓋降出騰當作媵媵送也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復告庶羞且贊者至于

授授先者一人

○釋曰

自此盡兼壹祭之論

○釋曰

以公命命賓升席○釋

贊告饌具賓祭之事贊升賓以公命

○釋曰

前設饌故贊者告具于公公再拜

揖食此使贊升賓者以其禮殺故也是以上文正

賓坐席末取梁卽稻祭于醬

清閒卽就也祭稻梁不於

○釋曰云祭稻梁不於豆祭祭加

清以肴襦醬食正饌也三飯而止又云不以清醬

○釋曰云每飯數

醬是正饌而云加者但清醬與梁皆是加故公親設之下文爲正饌也則此清

○釋曰云加謂正饌而此云加

本故名正饌其實是正饌之加故公親設之也贊者北面坐奠取庶羞之大與

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壹受之而兼一祭之庶羞輕也

○釋曰云至祭之○

并之故云輕也云自祭之於腳臚之間以異饌也者不云於豆祭而云於腳臚

○釋曰云此盡魚腊公辭賓

之閒以祭宜賓降拜庶

○釋曰云此盡魚腊公辭賓

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北面自閒坐左擁籃梁右執清以降

○釋曰云自閒坐由兩饌之閒也擁抱也

儀禮注疏

二十五

八 中華書局聚

必取梁者公所設也以之降者堂尊處欲食於階下然也公辭賓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對西面坐取之栗

階升北面反奠于其所降

辭公者爲其尊而後對成其意也降辭公敬也必辭

公疏注公奠注

而至之事○釋曰云成其意者謂成其食降階下之意故奠乃對此決下文大夫相食賓執梁與清之西序端主人辭賓反之而不奠也

公揖退于箱

箱東夾之前而注箱東至之處○釋曰按爾雅有東西廂曰廟其

正夾皆在序外故也知是俟事之處者正以此文公

公揖退于箱

俟事之處而注箱東至之處○釋曰按爾雅有東西廂曰廟其

正夾皆在序外故也知是俟事之處者正以此文公

揖退于廂而俟賓摶者退負東塾而立無賓坐遂卷加席公不辭贊者以告公食卽待事之處也

優而

賓坐至不辭○注贊者至優賓○釋曰知云贊者以告公公聽之者公既

賓正而在戶西若不告公公何以知之明知贊者告公也云重來優

賓者若公來則勞賓不來則賓不勞故難重來而不來則優饒賓也

賓三飯以清醬○注每飯至優賓○釋曰云每飯數清以醬

每飯數清以醬食正饌也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

不言其正而

賓三飯以清醬○注每飯至優賓○釋曰云每飯數清以醬

每飯數清以醬食正饌也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

肴優賓

正按曲禮三飯主人延客食哉然後攝餚鄭注云先食哉後食餚

餚尊卑優賓皆食以清醬皆祭舉食舉也注云皆食黍也以用也用者謂數清

此先食餚者彼鄭云

大夫士與客燕食之法其禮食宜放公食大夫禮云若然

此爲禮食故先食餚大夫士與客燕食則先食哉故不同又按昏禮同牢云贊

爾忝授肺脊皆食以清醬皆祭舉食舉也注云皆食黍也以用也用者謂數清

而不得食者此公食賓禮解體折節明食餚可知彼豚解者皆不食故彼

不食餚也是以彼又云三飯卒食注同牢示親不主爲食起三飯而成禮也故

三飯而止故下宰夫進漿是不求飽故引論語學者食不求飽爲證也云不言

其餚優賓者案特牲少牢尸食時舉餚皆言次第此不言者任賓取之是優賓

也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此進漿也非爲卒食爲將賓

賓悅手與受觶也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此進漿也非爲卒食爲將賓

賓悅手與受觶也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此進漿也非爲卒食爲將賓

設其豐于稻西

酒在東漿在西是疏

宰夫至稻西○注酒在至右漿○釋曰云

設于豆東是酒在東也

云漿在西者卽此經設於稻西是也

云是所謂左酒右漿耳兩有之則左酒右

漿者按曲禮云酒漿處右鄭云此言若酒若漿耳

云兩有之則左酒右漿云兩有之則左酒右

者據此公食而

言左酒右漿也庭實設乘

言左酒右漿也

公受宰夫東帛以侑西鄉

立東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

主國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立

發幣以勸之欲用深安賓也

西鄉立序內位也受東帛于序端正立○注東

帛至序端○釋曰云西鄉立序內位也者

按上文公設饌公立于序內西鄉此

經亦云西鄉立故知亦在序內位也

云受東帛于序端者按大射禮公凡受於

序端故每云公之所受

賓降筵北面以君將有命也

者皆約之受於序端

賓降筵北面以君將有命也

將有命者謂有東帛侑食之命故賓

降筵北面於西階上以待主君之命擯者進相幣爲君釋幣

降筵北面於西階上以待主君之命擯者進相幣爲君釋幣

辭於賓

降辭幣主國君又命

之升聽命釋許辭

此充賓降至聽命

○注降辭至許辭○釋曰云主國君又命

之升聽命釋許辭

之升知者約聘禮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栗階升

聽命降拜當拜

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

是也退西楹西東面立

俟主國君送幣也

也退三步不言辭者以執圭將進授之彼皆當楣再拜故賓退負序

序此亦爲公拜送幣但在楹西耳故賓在階西不負序以將降故也

公壹拜賓

降也公再拜俟成拜

介逆出以賓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示親受公降立俟賓

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從者

迎也今文曰梧受正府史之屬知非士介者此子男

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從者

事畢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示親受公降立反

小聘使大夫士介一人而已介已受賓賓入門左沒畱北面再拜稽首便退則幣故曰訝受者非士介是府史之屬也。賓入門至稽首○注便退至此退○釋曰云便退則食禮未行拜若欲從此退正卒不退則嫌者此鄭探解賓意食禮自有常法三飯之後當受侑幣更入以終食禮故送庭實而後入是以鄭云便退則食禮未卒解經賓入之意云不退則嫌者謂有貪食之嫌解再拜稽首將辭之意是以更入行拜若欲從此退者待公辭止其拜使揖讓如初升如初賓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公設辭留賓之意也。公辭之卒食賓拜主國君之厚賓拜介入復位正卒出賓揖介入復位○釋曰上文云介逆出下更云介逆意賓揖介入復位可知但復入之節當此賓入之時也。賓升公揖退于箱賓卒食會飯三飲。三漱漿也會飯謂也賓降辭公如初將復賓升公揖退于箱賓卒食會飯三飲。卒已也。已食會飯是黍稷也前賓三飯不云會以其簠盛稻梁。以。其。不。以。醬。清。不。復。用。正。饌。也。初則初時食稻梁正卒東面坐啓簋會各郤於其西此云食會飯故知會飯者是黍稷也。正卒注卒已也至稻梁○釋曰知會飯是黍稷者見上文云宰稻梁無會故鄭云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梁矣。正卒不以醬清○注不復至後用○釋曰云初時食加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後言清者清或時後用正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者按上文也後言清者清或時後用正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者按上文既非互文直取饌食互相成而已云後言清者清或時後用者前文賓三飯以清醬先言清後言醬是先用清比後言清或容前三飯後用清也故作文有先後挽手與北面坐取梁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示親徹也不以出者非也。示親至侑幣○釋曰云不以出者非所當得又以己得侑幣者云不以出者決士昏禮賓取脯出以授從者彼是己所當得此非直己得侑幣下文有司卷

三牲之俎歸于賓館是己所當得鄭不東面再拜稽首卒食拜也不北充東面  
言三牲而言侑幣者據已得者而言之此北充東面

稽首○注卒食至於辭○釋曰云卒食拜也不北面者按上文賓受侑幣出入  
門左沒霑北面再拜稽首其時辭欲退公留之卒食故決之以其待公留故北  
面此卒食禮終故東面爲意有異故面辭之使介逆出賓位不同是以鄭云不北面者異於辭也升堂明禮有終

出公逆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略也示難進易疏介  
至不顧○注初來至還也○釋曰云攘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也者知攘者  
告公者按經公送于大門內公不見賓矣而云賓不顧明知攘者告公公還入  
宴寢也此攘者告賓不顧卽論語云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但有司卷三牲  
彼據聘享訖此據食禮訖事雖不同復命云賓不顧矣卽不異卷猶收也無遺之辭也三牲之俎正饌尤尊盡

之俎歸于賓館以歸賓尊之至歸俎者實于篚。它時有所釋故疏○注卷猶至  
釋故○釋曰云歸俎者實于篚者此食禮無俎而言卷三牲之俎不言用俎  
唯云實于篚按士虞禮亦無俎尸舉牲體皆盛於篚吉凶雖不同無俎俎是  
一故知同用篚也云它時有所釋故者解三牲之俎言卷案特牲及士虞尸卒  
食取俎歸於尸三个是有所釋此無所釋故稱卷也後注云釋猶遺也遺者君  
子不盡人之歡魚腊不與腸胃膚者在魚腊下不與可知也古文與作豫不言  
不竭人之忠也

出公道于大門內再三掩蓋不見。公入。至晚不聞鼓譟。明日晨起。公謂左右曰。吾子昔與公同游於越。知其人有大義。吾之子。豈不似之。乃使左右持其子。而與之。公與之。問其故。公曰。吾子之母不知其所之。吾子不遠行。故遣人以手書。告我。使我子知吾意。其母亦知吾子之不遠行。不以爲疑也。出公道於大門內。再三掩蓋。不見。公入。至晚不聞鼓譟。明日晨起。公謂左右曰。吾子昔與公同游於越。知其人有大義。吾之子。豈不似之。乃使左右持其子。而與之。公與之。問其故。公曰。吾子之母不知其所之。吾子不遠行。故遣人以手書。告我。使我子知吾意。其母亦知吾子之不遠行。不以爲疑也。

儀禮注疏卷二十五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句摘錄

公食大夫禮第九

此篇據小聘大夫者通解楊氏篇下俱有據字毛本無

上介出請入告

問所以來事毛本以下有爲字嚴本集釋要義俱無爲字張氏曰注曰問所以來事接釋文云以爲于僞反今本于以字下脫一爲字從釋文盧文弨云疏云賓使上介出請大夫所爲來之事無以字釋文或本是所爲誤作以爲也

賓朝服

入于次者俟辨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辨作辨下同

甸人陳鼎七○幂若束若編幂毳氏作幂注同

案少牢羹定毛本牢作宰○按牢字是

甸人築塈坎陳本同毛本塈作坎○按塈五錦反宜從陳本

詩云白茅苞之云陳本作曰苞要義作苞毛本作包○按作苞是也

設洗如饗

故鄉前如之毛本鄉誤作饗

公於賓壹食再饗要義同毛本壹作一按聘禮作壹

凡宰夫之具

言謂酒漿仍在堂

浦鎧云言疑嫌字誤

及廟門

問卿云陳監通解要義同毛本卿作鄉○按卿字是

燕輕於食饗通解要義同毛本輕作禮○按輕字是

小臣東堂下

宰尊官在小臣之下者在上陳闇通解俱有反字

內官之士

及大夫一牲浦鎧云七誤二

公當楣北鄉

賓不敢俟成拜也通解要義同毛本俟作候○按作俟與後注文合

解經至再拜者賓降也陳閩要義同毛本也作矣○按者字衍文

賓栗階升

唐石經無賓字集釋校云此承上賓西階東北面答拜不必更言賓當從石經去之○按上有公降一等擅者釋辭則此賓字不宜刪燕禮公有命節疏引亦有賓字石經非也

栗寔栗也嚴本通解同毛本寔作實按寔與述注合

士舉鼎去幕於外次

幕唐石經嚴本俱作幕釋文毛本作幕

○入陳鼎于碑南面西上

南字唐石經嚴本集

釋通解敖氏俱不重徐本楊氏毛本俱重敖氏曰碑下脫一南字

論鼎入已載之事

浦鎧云七誤已

云去幕於外次入者毛本幕作幕

士喪士虞皆入乃去幕者

士喪士虞陳本作士喪禮禮字下空一字閩本作士喪禮云

雍人以俎入

皆合執二俎以相從監本通解同毛本從下有入字

或可士禮又異於大夫監本同毛本可作云

大夫長盥洗東南○南面匕

翟中溶云石本原刻南面下有西上二字後磨改刪去

魚腊飪

以饗禮用體薦體薦則腥矣要義同毛本體薦二字不重出

載體進奏

則此亦用右肺肩臑臂肫骼脊脅可知 骶閩本作脅

魚七

乾魚近腴近陳閩葛本通解楊氏俱誤作進釋文爲近字作音

腸胃七

既夕盛葬奠通解同毛本葬作陳○按葬是

倫膚七

謂精理滑胞者

胞徐陳閩監葛本集釋通解俱作胞釋文毛本嚴本俱作胞按說文胞从肉从絕省作胞非也

釋曰倫膚

毛本倫誤作論

亦止三鼎而已陳閩通解要義同毛本亦作一○按亦字是

卒盥

揖讓皆壹徐本集釋通解楊氏同毛本壹作一

公立于序內

是亦親監饌故也毛本通解亦作示

宰夫自東房

古文臺分一士深設饌器當云一以對對者當江古文一作臺

謂之繫毛本之作爲

卽今之蔓菁也菁陳闡俱作青

士設俎于豆南

不言繩錯張氏曰釋文云不繩中無言字從釋文○按疏有言字

但尊故也毛本但作俎

膚以爲特

直豕與腸胃東也也通解作北

宰夫設鉶四于豆西鉶釋文作鉶

注鉶菜和羹之器陳闡監本同毛本菜下有至字無和羹字按毛本亦因欲均齊字數而改

宰夫右執鱠

引燕禮者 禮下要義有記字

不同之而引燕禮記者 按同字疑誤或是引字

此必轉寫者誤通解要義同毛本轉作傳者下有之字張淳作傳無之字

宰夫東面坐

蓋蓋有六蓋要義作會

謂之郤合郤合二字要義倒下同

三牲之肺不離

刲之也徐本集釋通解同毛本刲作刲下並同

壹猶稍也古文壹作一古上今本有一圈不知何故通解亦無按此節經注士冠疏則經當云一以授賓注當云古文一作壹

今本與賈說不合當由後人妄改然諸本皆然其誤久矣

公立刲之毛本通解刲下有離字

絕末而祭之通解同毛本末作未

祭飲酒于上豆之間

以正在饌之內 正在毛本作在正○此本倒

賓受兼壹祭之通解同毛本壹作一

士羞庶羞

或有司徹云 毛本通解無或字

先者反之

釋曰反之者此段疏五十五字今本俱誤作注通解載此疏於下節注下

先者一人升

以其黍稷西近北有稻閩本通解同毛本近作之○按近字是

是稻梁與庶羞俱是加毛本通解無梁字

而在黍稷正饌之西監本同毛本而作俱

是下不與正豆併也浦鏗云誤衍下字

下文賓左擁簠梁通解同毛本簠作簋○按簠盛黍稷簠盛稻梁下經舊本俱作簠

旁四列

裁謂切肉通解同毛本謂作爲

炙南醢

肉則謂鮓爲膾

張氏曰注曰肉則謂鮓爲膾按監本毛本肉作內膾徐陳俱作會張淳通解楊敖俱作膾

然則膾用鮓

脂徐本作繪誤集釋上句作繪此句作膾

衆人騰羞者

授先者一人

一人二字監本誤作經在下節首

贊者負東房

復告庶羞具者

復徐本作隨集釋通解楊敖俱作復

自此盡兼壹祭之

毛本壹作一

賓坐席末

祭稻粱不於豆祭

嚴本楊氏同與述注合毛本於作以陳本重以字

祭加宜於加

加宜二字徐本劉陳本無宜字集釋通解楊氏俱同毛本

而此云加者毛本此云作云此按此本與要義俱倒

贊者北面坐

壹壹受之集釋壹壹作一一下兼一作兼壹

決上三牲之脯祭之盧文昭改脯爲肺

賓北面白閒坐左擁籩梁左監本誤作右擁誤作擗毛本籩作盤唐石經嚴本集釋通解敷氏俱作籩與前先者一人升節所引合徐本楊氏俱與毛本同石經考文提要曰曲禮執食俎辭注引公食禮正作左擁籩梁

賓三飯以清醬

以肴孺醬肴徐陳通解楊氏俱作肴下同毛本作般按般者相雜錯也俗借  
籩字闔於此作般於下不言其般又作肴可見其無定也後不悉校

主人延客食哉客陳闔俱作之食毛本作有通解要義俱作食○按作有  
大夫士與客燕食要義同毛本通解大上有彼字按彼字當有

注云皆食黍也浦鏗云脫一食字

故下宰夫進漿毛本漿作醬○按漿是也

賓挽手 拐唐石經初从木後改

宰夫設其豐于稻西

云酒在東漿在西者要義同毛本通解無漿在西三字按無者非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

按大射禮 大闡本作上按射亦當作聘

公凡受於序端 盧文弨改作公受几於序端案公凡受三字當作一逗言公凡有所受必於序端也觀疏下文自明

賓降筵北面

北面於階上 嚴本故氏同徐本集釋通解楊氏毛本於下有西字張氏曰疏云西階上從疏

賓降辭幣

栗階升聽命 栗陳闡通解俱作東○按東字非也鄭於彼注云栗階趨君命尚疾不連步

退西楹西

三逡遁也 毛本遁作巡○按聘禮注作遁

賓降

將復食 毛本食誤作入

賓升

已食會飯三漱漿也

八字 閩本夾行細書

以其稻梁無會

要義無以其稻梁四字

不以醬清

後言清者清

嚴本楊氏同毛本無者清二字

鄭意以庶羞黍稷是其正

要義同毛本無庶羞二字

云後言清者清或時後用者

毛本無者清二字要義刪存云後言清者五字

挽手興

云不以出者非所當得又以己得侑幣者

下十一字諸本俱脫

東面再拜稽首

入門左沒畱

毛本通解入上有更字

有司卷三牲之俎

儀禮注疏

二十五 校勘記

宅時有所釋故毛本宅作他釋文作宅云本又作他

云宅時有所釋故者宅要義作宅與釋文合毛本作他

儀禮注疏卷二十五校勘記

儀禮注疏卷二十五校勘記

儀禮注疏卷二十五校勘記

儀禮注疏卷二十五校勘記

儀禮注疏卷二十五校勘記

儀禮

儀禮注疏卷二十五校勘記

儀禮疏卷第二十六上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

朝語大

疏明日至稽首門外○注謂大門外○

曰自此盡訝聽之論賓拜謝主君之事云朝謂大門外者以其經云拜賜于朝無賓入之文又聘禮以柩造朝亦無喪入之故皆言朝云云朝謂大門外也若

然案閏三年左氏傳云季友將生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閑於兩社爲公室輔注兩社周社毫社之閑朝廷執政所在但諸侯左宗廟右社稷在大門之內則諸侯外朝不在大門內者但外朝在大門外兩社

閒遙繫外朝而言執政所在又此食禮拜侑幣聘禮歸麥餼直言拜麥與餼不

拜束帛者彼使人致之故不訝聽之受其言入告出報也

疏訝聽之○注受其

拜此食禮君親賜不拜之此下大夫有士訝者此篇是子男使下大夫小聘又

疏云

案周禮掌訝大夫有士訝故云此下大夫有士訝也上大夫入豆八簋六鉶九

疏云

俎魚腊皆二俎記公食上大夫異於下大夫之數豆加葵菹四爲列俎加鮮魚鮮腊三三爲列無特

疏上大夫至二

至無特○釋曰云豆加葵菹麇菹鹿菹茆菹案上文下大夫六豆用麋醬以下仍有茆菹麋醬在

疏昌本

今上大夫八豆不取茆菹麇而取餽食之豆葵菹蠅醢者鄭以特性少牢參

疏公記

之彼二篇俱以餽食爲始皆用周禮餽食之豆特性兩豆用餽食葵菹蠅醢者鄭以特性少牢參

疏昌本

牢四豆二豆與特性同兩豆用朝事之豆韭菹蠅醢注云韭菹蠅醢朝事之豆

疏云

也而餽食用之豐大夫禮以此觀之故此公食大夫兼用餽食之豆亦是豐大夫禮也云俎加鮮魚鮮腊者上文下大夫七俎牛羊豕魚腊腸胃與膾此云九

疏要方上七俎者東西兩行爲大俎在特

于俎東此九俎爲三行故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以此  
無特雖無特膚亦爲下命數爲差也九謂再命者也十一謂三命者也七謂一命者也九或上或下者  
再命謂小國之卿次國之大夫也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大國之孤視子男  
**充**魚腸至若九○注此以至子男○釋曰云此以命數爲差也者案周禮典命  
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則諸  
侯之臣分爲三等三命再命一命不命與一命同此經魚腸胃倫膚亦分爲三  
等有十一有九有七則十一當三命九當再命七當一命若然惟有上下二文  
者以公侯伯之大夫與子男之卿同再命卿爵尊爲上大夫爵卑爲下則上言  
若九者子男之卿也下言若九者公侯伯大夫也故鄭云卿則曰上大夫則曰  
下云大國之孤視子男者欲見此經唯見三命以下案周禮典命大國之孤四  
命又大行人云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子男又云其他皆視小國之君若然孤  
與子男同十三侯伯十庶羞西東毋過四列謂上下大夫也疏庶羞至四列○  
五上公十七差次可知古文毋爲無疏謂上至爲無  
○釋曰上文云庶羞旁四列此上大夫饋內言庶羞西東毋過四列則東西橫  
行上天下大夫皆四以爲行下大夫四十六東西四行南北亦四行上大夫東  
西五行南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兔鶡鷄鷄無疏上大至鶡鷄○  
北五行矣  
**若不親食**謂主國君有此疏主君不親食使大夫致禮於賓館之事疾病之外別命論  
曰云鷄無母者案爾雅釋鳥云鷄鷄母郭氏曰鷄也青州人呼曰鷄母莊子曰  
田鼠化爲鷄淮南子云蝦蟆所化也月令曰田鼠化爲鷄然則鷄鷄一物也  
禮賓唯饗之受謂畢饗食但賓不受之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  
云他故者若有死喪之事故聘禮云主人畢歸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  
致之執幣以豆實實于籩陳于楹外二以並北陳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  
致之執幣以豆實實于籩陳于楹外二以並北陳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

閒二以並南陳爨筐於楹閒者象授受於堂中也南北相當以食饌同列耳

爨北

陳者變於食爨數如豆醢芥醬從焉筐米四今文並作併

而豆實至南陳○注陳爨至作併○釋曰云南北相當以食饌同列耳者案上正文正食之時黍稷亦南陳今於楹閒陳筐米亦南陳是正食及此饌陳是同

列也云爨北陳者變於食者上文正食之時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於饌東西上陳之今於楹閒二以併北陳故云變於食也云爨數如豆者以菹醢各異物

不可同爨故爨數如豆上大夫八豆則八爨下大夫六豆則六爨云醢芥醬從焉者以其三牲不殺生列於門內醢經百日乃成不由不殺故有醢庶羞之醢

同是醬類故使之相從但庶羞之醢更無別種宜同一爨芥醬宜亦一爨知有芥醬者以其有生魚故知有也云筐米四者上文上大夫八簋乃生致之委

稷宜各一筐稻梁又庶羞陳于碑內生魚也魚腊從焉上大夫加鮮魚而庶羞

二筐故云筐米四筐內○注生魚至正饌○釋曰云生魚者上文魚膾是魚之中膾者皆是生魚也案鄭注周禮云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是也此則全生不膶何者

十膶在豆與載炙俱設今载炙在牲未殺膶全不破可知若然庶羞之內衆羞俱有鄭獨云生魚者以其载炙在牲不殺於此無突雖有乾魚腊可知云上大夫

魚爲主故云生魚也云魚腊從焉者雖無三牲之肉有乾魚腊可知云上大夫加鮮魚鮮腊雉兔鷄鷉者以其下大夫七鼎無鮮魚鮮腊上大夫九鼎加鮮魚

鮮腊可知雉兔鷄鷉亦生致之矣云不陳于堂辟正饌者以其庶羞本在堂上正饌之西今在碑內故云辟正饌也若然不陳於碑南者以其本合在堂今官

近堂故庭實陳于碑外執乘皮者也不參分庭一在碑北故庭實陳于碑外執乘皮者言歸宜近內

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言歸宜近內者庭實正法皆參分庭一在南今云碑外繼碑而言近北矣彼參分庭

昏禮記云納徵執皮者參分庭一在南今云碑外繼碑而言近北矣彼參分庭

近一在南陳於客館擬與賓入內故鄭云以言歸故在內也牛羊豕陳于門內

## 西方東上

爲其踐汙館疏牛羊至東上○注爲其至近外○釋曰案上庶羞與庭使近外○釋曰案上庶羞與

疏

牛羊至內陳之此牛羊豕陳於門內繼門

言之云爲其踐汙館庭使近外也若然致饗餼牛羊豕亦在此此云使近外者以饗餼有腥有熟故略其生者近門是其常此既不殺牛羊豕宜近內故決之也賓朝服以受如受饗禮朝服食疏賓朝至饗禮○注朝服食禮輕也○釋曰賓皮弁受此食禮賓朝服無擯○注以己本無擯○注以己本宜往○釋曰云以受不皮弁故云食禮輕○注以己本宜往○釋曰云以食禮時卿韋弁行食禮而有侑幣賓無饗法主君有故致食○注以己本宜往○釋曰云亦者亦上禮并有侑幣亦不合有饗故云以己本宜往○釋曰云亦者亦上賜亦謂疏賓食時拜食與侑幣今亦然故云亦也先就告之歸具疏大夫至戒速○注記異至召之○釋曰自此盡大夫之禮既具復自召之疏論主國大夫食賓之禮別於主君之事云記異於君者案下文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故知自此已下皆記異於君法是以此經大夫親戒速君不親戒速此則異於君也以其戒具兩有皆親爲之故爲此解云先就告之歸具既具復自召之者以其戒具兩有皆親爲之故爲此解與鄉飲酒鄉射同故彼二文皆云戒賓既歸布筵設尊乃親速賓是也迎賓于門外拜至皆如饗拜饗大夫相饗之禮也降盥受醬清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皆者謂受醬受清受幣也侑用束錦賓止也主人三降夫文也降堂謂止階上今文無束賓不從案鄉飲酒所言降盥者皆爲洗爵故賓從降此鄭云主人三降卽上三者不數主人降盥者聘禮致饗餼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注云止不降使之餘尊此賓不降者雖

賓主敵以主人降堂不賓執梁與清之西序端於尊處

疏賓執至序端於尊處○注不食於尊處○釋曰

此兩大夫敵故之西序端上公

疏受至亦然也○釋曰案郊特牲

食大夫。大夫降階下臣卑故也

疏也○釋曰案左氏傳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

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若然臣

疏也○釋曰案郊特牲

於君乃稽首平敵相於當頓首今言敵而稽首者

疏禮相尊雖敵亦稽首與臣拜君同故也

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謂辭

疏己食其臨卒食徹于西序端亦親東面再拜降出拜亦拜

禮疏其他至之禮○釋曰云其他謂豆數俎體陳設皆不異上陳但禮異者謂

疏親戒速君則不親迎賓公不出此大夫出大門公受醬清幣不降此大夫

疏則降也公食大夫大夫降食於階下此言西序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

疏端上公食卷加席公不辭此則辭之皆是異也

疏脩幣致之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爲

疏脩幣致之致禮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賓受于堂無擯○注與受君禮同

疏于堂無擯○注與受君禮同○釋曰云與受君禮同者聘禮賓受致賚幣云堂

疏中西北面注趨主君之命也堂中西中央之西此雖無擯受幣亦與之同也

疏記不宿戒食禮輕也此所以不宿戒者謂前期一日

疏記不宿戒○注食禮至一日

疏必知三日之戒一日之宿者大射前期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又少牢辟人君

疏致齊三日爲宿此則與祭祀異此不宿戒者謂不爲三日之戒又不爲一日之宿故鄭云此所以不宿戒者謂前期三日之戒申戒爲宿謂前期一日者若然

有前期一日之宿此雖人君禮以食禮輕故知有三日之戒一日之宿既無前

日之事宜與鄉飲酒鄉射禮同當日爲之故皆不言日數故戒不速食賓之朝下注云食賓之朝宿興戒之賓則從戒而來不復召是也

賓則從戒者不授几異於外東方事必於門外者大夫之事言大夫之事者解亨在門是大夫事少牢麋麌麋皆在門外亦大夫事特牲云主婦視饋麋于西堂下者以其無麋人主之故在內若然鄉飲酒雖大夫之事以其取祖陽氣之始故亦於門內

崔席尋玄帛純皆卷自末純緣也崔細葦也未經所終有以識之必長筵者以有左右饌也今正充司宮至自末○注司宮至爲莞○釋曰云司宮大宰之屬掌文葦皆爲莞○宮廟者案燕禮云司宮尊于東楹之西注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注雖不同其義一也但燕禮司宮云設尊故以小宰解之此司宮設几席故以大宰之屬解之案大宰之下有宮人掌宮中除汙穢之事卽此司宮彼不言設几席者以天子具官別有司几筵又有小宰諸侯兼官故司宮幾筵及小宰也云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者此皆無正文案周禮考工記云車有六等之數云軫崇四尺謂之一等又云戈長六尺六寸旣建而地之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父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轂常崇于父四尺謂之五等爵常有四尺崇于轂四尺謂之六等自軫至子皆以四尺爲差以是約之卽知常是丈六尺尋是八尺

蘆一名亂一名葦一名菼此葦又與莞蓆之莞不同彼莞謂蒲也云有以識之者賓席無異物爲記但識之自有首尾可爲記耳云必以長筵者以有左右饌者賓在戶牖之間南面上陳饌之時正饌在左庶羞在右陳饌雖不在席上皆

而來不復召不授几異於外東方事也

充不授几○注異於醴也○釋曰決禮賓時公親授几也

無祚席公不享于門

陳於席前當席左右其

宰夫筵出自東房。筵本在房宰夫敷之

也天子諸侯左右房也。宰夫至東房

○注筵本

右房○釋曰上云司宮具几筵具之在房

宰夫敷之而已天子諸侯左右房也

○注筵本

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賓車不入門廣敬也

凡賓卽朝中道而往將至下行

當車前凡朝位賓主之閒各以命數爲遠近之節也

正充賓之至面立○注賓車至節也○釋曰云賓車不

禮云偏駕不入王門偏駕謂同姓金路之等乘墨車以朝墨車亦云不入大門

與此亦同云凡賓卽朝中道而往者內則云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故

賓乘車中道云而後車還立于西方者案少儀云僕於君子始乘則式君子下

行然後還立注云還車而立以俟其去是還立于西方鄉外云賓及位而止北

面者案玉藻云賓立不當門彼亦謂聘使也云卿大夫之位當車前者案大行

人云上公立當軼侯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衡又云大國之孤朝位當車前者

則卿大夫立亦與孤同一節兼云大夫者小聘曰問使下大夫立與孤卿同當

車前故連言也云凡朝位賓主之閒各以命數爲遠近之節者案大行云上

公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

注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又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

皆如之若然如諸侯則依命數臣下其君二等則不得依命數矣而云依

命數者依命數據君而言其臣依君命數而降之故鄭總以命數言之也

牛糲羊苦豕薇皆有滑董荳之屬今文苦爲

正充芻茅至有滑○注董荳之屬者

案士虞記云芻茅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荳

鄭注云荳董類也乾則滑夏經云皆有滑不言所用之物故取士虞記解之云之

屬者其中贊者盥從俎升俎其所

正充贊者盥從俎升○注俎其所有事○釋曰豆亦從下升者贊者贊

儀禮注疏

二十六上

四

中華書局聚

取者不佐祭豆直佐祭俎故云俎其所有事是以上經云三特之肺不離贊者  
 取之壹以授賓若然黍稷亦贊祭不彼黍稷升者黍稷設之在後故也黍稷雖  
 後升先祭者以其先籩有蓋幕稻梁將食乃設去會於房蓋  
 食黍稷後食肉故也籩有蓋幕以幕巾也今文或作幕正籩有蓋幕稻梁至作幕○注  
 稻梁將食乃設故鄭云去會于房蓋以幕巾也至於陳設幕亦去之經云有  
 稹曰簠簋相將簋既有會明簠亦有會可知但黍稷先設故卻會於敦南簠盛  
 稹幕者據出凡炙無醬己有充凡炙無醬○注已有鹹和正儀禮一部之內牛羊豕炙皆無醬配之云已有  
 房未設而言凡炙無醬鹹和正儀禮一部之內牛羊豕炙皆無醬配之云已有  
 鹹和者若今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謂三命大夫也孤爲賓  
 人食炙然上大至夫純○注謂三至純也○釋曰經云上大夫不辨命數則子男之  
 純也正卿再命其席亦同下大夫鄭言謂三命大夫者欲見公侯伯之卿三命亦  
 純與子男下大夫同公之孤四命其席則異鄭據三命而言云孤爲賓則莞筵紛  
 加繅席畫純者案周禮司几筵云筵國賓于牖前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云  
 左形几與此記三命已下席不同故知卿擯由下不升正卿擯由下○注上升  
 彼國賓謂筵孤也無正文故云則也正堂也○釋曰此謂上升  
 擯擯招賓主升降周上贊下大夫也○注上贊下大夫也○注上謂至爲名正堂也○  
 還之事故云不升堂上贊下大夫也○注上謂堂上擯贊者事疏上贊下大夫也○  
 稹曰案上經云贊者告具於公而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宰夫於食庶羞  
 贊賓食故云上贊使下大夫爲之上大夫庶羞二十一豆此記人復記之者欲見上大夫食加飯之時得  
 差可也以優賓正庶羞二十一豆此記人復記之者欲見上大夫食加飯之時得  
 酒漿以之食庶羞上大夫至可也○注於食至優賓○釋曰案上經云上大夫  
 兼食庶羞又食會飯及庶羞之時宰夫更設酒飲漿飲故鄭云於拜食與侑幣  
 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所以食庶羞可也所以然者優賓故也皆再拜稽首嫌上大夫

儀禮卷第九

經一千七百六十三

儀禮疏卷第二十六上

元通後今分依要義

續修文淵閣四庫全書  
卷八十三 藝文志二十一

儀禮注疏卷二十六上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句摘錄

上大夫

茆菹麋麌

毛本通解要義麋俱作麋○按周禮注作麋是也

仍有茆菹麋麌在

毛本麋作鹿陳闡監本通解要義俱作麋下同

一俎在特于俎東

陳闡同毛本于作干

魚腸胃倫膚

公侯伯大夫也

伯下要義有之字

庶羞西東

古文毋爲無

爲鍾本作作

豆實實于筐○簋實實于筐

筐徐陳闡葛楊氏俱作筐按注及疏內筐字各本皆同則經文亦當

作筐

故饔數如豆

陳闡俱無饔

庶羞陳于碑內

於此無矣

陳閩通解

要義同毛本此作免○按此是也

庭實陳于碑外

宜近內

宜徐本作且集釋通解楊氏俱作宜

參分庭陳之

監本要義同毛本庭下有一字

擬與賓入內

通解要義同毛本與作於

無擯

擯唐石經徐本集釋敖氏俱作擯通解楊氏毛本俱作儻說見聘禮

明日賓朝服

亦謂食侑幣

食下敖氏有與字

拜食與侑幣

毛本拜誤作賓

大夫相食

皆記異於君者

者單疏陳監俱作法

賓執梁與清

上公食大夫大夫降階下

陳閩通解同毛本大夫二字不重出

受侑幣

又案左氏傳哀十七年 哀下陳閩俱有公字

平敵相於

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於作施

其他

釋曰云其他此段疏八十六字今本俱誤作注

賓受于堂無擯擯唐石經集釋敖氏俱從手徐本通解楊氏毛本俱从人

記亭于門外東方

主婦視饋爨於西堂下者

陳本通解同閩監俱誤饋作爨毛本要義作膳○按特牲饋食作饋不作膳

司宮具几

今文崔皆爲莞

爲釋文作作與疏異

賓在戶牖之間

通解同毛本賓作實

故謂長筵也

浦鏗云必誤謂

宰夫筵出自東房

毛本房誤作方

賓之乘車

侯伯立當前疾

按大行人疾字詩疏引作侯是唐初人所見本作侯也此疏亦作疾未知賈氏原本如是抑後人誤改歟

鉶

鉶釋文

○牛藿

周學健云石經牛字作半按石經牛字今已刊缺蓋初作鉶而後改爲牛也藿徐陳閩葛通解俱作藿集釋作藿

徐本注仍作藿

今文苦爲芊芊徐葛俱誤作芊

上大夫庶羞

所以食庶羞可也毛本所以作以之

儀禮注疏卷二十六上校勘記

又東方朔傳七十字本于刺史公

儀禮疏卷第二十六下

儀禮卷第十

觀禮第十疏

○

觀禮第十○鄭目錄云觀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觀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觀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亡唯此存爾觀禮於五禮屬賓大戴第十六小戴十七別錄第十○釋曰鄭云春見曰朝等大宗伯文云朝宗禮備觀遇禮省者按曲禮下云天子當辰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觀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擊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觀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觀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辰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易略也觀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據此彼而言是朝宗禮備觀遇禮省可知鄭又云是以享獻不見焉者享謂朝觀而行三享獻謂二享後行私觀私觀後卽有私獻獻其珍異之物故聘禮記云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注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臣聘猶有私獻況諸侯朝覲有私獻可知是以周禮大宰職云大朝觀會同贊玉幣玉獻注云幣諸侯享幣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大朝觀會同既有私獻者四時常朝有私獻可知案下文有是以周禮大行人云上公冕服九章介九人賓主之閒九十步廟中將幣三享侯伯子男亦云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彼據春夏朝禮而言不見秋冬者以四時相對朝宗禮備故見之觀遇禮省故略而不言此下文見享者不對春夏故言之鄭云是以享獻不見者據周禮大行人而說也必知鄭據大行人者以其引周禮四時朝見卽云是以享獻不見明鄭據周禮大行人者有人解享字上讀以獻不見爲義者苟就此文有享無獻不辭之甚也

儀禮

鄭氏注

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皮弁者天子之玉尊也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之朝服也璧無東帛者天子之玉尊也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受勞掌舍職曰爲惟宮設旌門以正觀禮至再拜○注郊謂至旌門○釋曰自此不凡之也郊舍狹寡爲惟宮近郊去王城五十里者成周與王城相去五十里而君陳序云分正東郊成周之事云郊謂近郊者案聘禮云至於近郊君使卿勞行鄭云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近郊五十里也引小行人也案大行人者約近郊勞是大行人也案大行人上公三行人以其尊者宜逸小行人既勞于畿明近郊使大行人也案大行人上公三近郊去王城五十里者成周與王城相去五十里而君陳序云分正東郊成周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此雖不辨勞數案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不辨尊卑則五等同有畿勞其子男唯有此一勞而已侯伯又加遠郊勞上公又加近郊勞則此云近郊據上公而言若然聘禮使臣聘而云近郊勞者臣禮異於君禮君禮宜先遠臣禮宜先近故也若然書傳略說云天子之子十八曰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孝經注亦云天子使世子郊迎者皆異代法非周禮也案玉人職云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禮以勞諸侯注云夫人謂王后勞諸侯皆九勞大夫皆五此文不見者以其聘禮於聘客主國夫人尚有勞以二竹簋方明后亦有略言王勞不言后文不具也法云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者司服云眡朝則皮弁故知在朝服皮弁至入廟裨冕也云璧無東帛者天子之玉尊者此對諸侯玉卑故聘禮云東帛加璧乃是諸侯臣所執小行人合六幣云璧以帛璪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是諸侯所執以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者言諸侯則凡之總稱言侯氏則指一身不凡之也而所勞之處或非一國舍處不同故不總言諸侯所執以侯言侯氏則指一郊舍狹寡爲惟宮以受勞者周禮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市有館鄭關之所各自有舍或來者多館舍狹寡故不在館舍以惟宮以受勞禮也地云掌舍職曰爲惟宮設旌門者謂爲惟宮則設旌旗以表四門彼天子所舍於平

門內司儀諸侯之臣相爲國客亦是受勞於館不爲帷宮者彼臣禮卿行旅從徒衆少故在館此諸侯禮君行師從徒衆多故於帷宮襄二十八年左氏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注云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勞又外僕言曰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彼亦是諸侯相朝當爲壇以帷爲宮受勞之事也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也升者升壇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疏使者至受玉○注不答至聽之○疏禮也不讓先升奉王命尊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者知面位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者知面位如此者並約下文就館賜侯氏車服而知也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立者見侯而使者至乃出不拜送幣亦斯類也若身自致者乃拜送下文賓使者及聘禮私覲私面皆拜送幣是也云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者以其東面致命而左還明左還者南面也未降而南面示將去故也云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己俟之者經云而立卽云侯氏還璧故知立者見侯氏將有還玉之事於己故俟之不降云還玉重禮者案聘義圭璋還之璧琮加束帛報之所以輕財重禮彼以璧琮不還則爲輕財者以其璧琮加束帛故爲輕財不還此以天子之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璧不加束帛尊之與圭璋同故亦還之爲重禮也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侯氏先升賓禮統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至答拜○注侯氏至席也○疏曰自此盡遂從之崇優厚也上介出止正論侯氏賓使者遂從入朝之事云侯氏先升賓禮統焉使者則己布席也

禮者行賓禮是賓客之禮是以賓在館爲主人主人先升使者爲賓賓後升故云禮統焉謂賓統有此堂也云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者按大宰云贊玉几注云立而設几優尊也此使者亦不坐而設几故云所以優厚也聘禮卿勞受賓不設几者諸侯之卿卑故不與此同也云上介出止使者則己布席者經不云上介出止使者鄭云上介出止使者案至館皆不敢當皆使上介止使者也云則經云使者乃入始云侯氏與之讓升是侯氏不出故知使上介止使者也云則己布席者以其素不云布席而云設几不可設於地明有席席之所設唯在此時案聘禮受聘云几筵既設是几筵相將故云上介出止使者則己布席者也云則此時案聘禮受聘云几筵既設是几筵相將故云上介出止使者則己布席者也云則

侯氏用東帛乘馬儻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儻使者所以致尊敬疏也拜者各於其階也

侯氏至送幣○注儻使至其階○釋曰云儻使者所以致尊敬也者案聘禮使

卿用東帛勞賓賓不還東帛賓儻卿以東錦此使者以玉勞侯氏侯氏還玉仍

亦儻使者是致尊敬天子之使故也知拜各於其階也

此賓與使行敵禮若鄉飲酒鄉射賓主拜各於其階也

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以出授使者之從者于外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

朝介使者至從之○注駢馬至至朝○釋曰知左驂設在西者陳四馬與人以

西爲上案聘禮禮賓時賓執左馬以出此亦以左驂出故知左驂設在西

也又知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以出授使者之從者于外者亦案聘禮禮賓執

左馬以出記云主人之庭賓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許受之此侯氏在館如主

人明三馬亦侯氏之士以出授使者從者可知云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

者亦如聘禮云下大夫勞賓使者遂以賓入至於朝其義同故知義然也

子賜舍館也所使者司空與小行人爲承擯今文賜皆作錫正充天子賜舍猶致

禮賓○釋曰自此盡乘馬論賜侯氏舍館侯氏儻使之事云賜舍猶致

天子尊極故言賜舍者猶聘

禮賓○至

使者司空與者聘禮使卿致館此亦宜使卿知是司空非卿者周禮以天地春夏秋冬六卿無致館之事司空主營城郭宮室館亦宮室之事故知所使者司空也但司空亡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知小行人爲承賓者案聘禮致館賓主人各擴介故知此亦陳擴介必知使小行人爲承賓者案小行人云及郊勞賄館將幣爲承而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致館辭充曰伯父至父舍○注擴是其義也

釋曰此及下經皆云伯父者案下文謂同姓大國則同姓小國及異姓之國禮不殊也侯氏再拜稽首受賓之東帛乘馬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賓之者尊王充之東帛乘馬○注王使至於侯氏受館於外既則賓使者於內○注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賓之者尊王使也者決聘禮卿無禮致館賓無東帛賓之者尊王使也云侯氏受館於外者案聘禮致館其賓猶賓使者用東帛乘馬故云尊王使也云侯氏受館於外者案聘禮大夫帥至館卿致館而云賓迎再拜卿退賓送再拜則聘禮致館不在外此不見大夫帥至館卽云天子賜舍是侯氏受舍于外可知與聘禮異也知既則賓使者於內者以其旣受館則爲己所有明賓使者在內可知也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者卿爲訏者也掌訏職曰凡訏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戒充天子至初事○注大猶告也其爲告使順循其事也初猶故也古文帥作率正夫至作率○注自此盡再拜稽首論天子使大夫戒侯氏期日使行觀禮之事知大夫是卿爲訏者以其周禮秋官掌訏職云諸侯有卿訏故知大夫卽卿爲訏者云其爲告使順循其事也初猶故者以其四時朝覲自是尋常故使恒循故事之常也侯氏再拜稽首受觀禮日也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言諸侯者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觀不得並曰宗人授次次以惟少退于君之次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爲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此觀也言朝者觀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分



謂北面見天子時引春秋者案隱十一年經書滕侯來朝左傳曰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父請於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也若然彼服注云爭長先登授玉侯氏裨冕釋幣此位在門外引之者以其在先卽先登外內同故引以爲證于爾將觀質明時也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埠也天子六服大夫毳孤絰卿大夫玄此差司服所掌也爾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爾親之也者告將觀也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爾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充侯氏至于爾○注將觀至爲純○釋曰此經明諸侯之在今文冕皆作綻正館內將觀於王先釋幣告於行主之禮知將觀質明時者案聘禮賓厥明釋幣于爾故知此亦質明時也云裨之言埠者讀從詩政事一埠益我取裨陪之義云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埠者天子吉服有九而言六服者據六冕而言以大裘爲上無埠義袞冕以下皆爲裨故云其餘爲裨云以事尊卑服之者卽司服所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祀先王則袞冕以下至羣小祀則玄冕舉天子而言故云以事尊卑服之云而諸侯亦服焉者亦據司服而言諸侯唯不得有大裘上公則袞冕以下故鄭云此差司服所掌也云上公袞無升龍者案白虎通引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旗象升降俱有諸侯直有降龍而已若然彼升龍文承大旗之下不得僭上則天子升龍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以此言之上得兼下不得僭上則天子升龍又云諸侯建旂云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據衣服者案常云交龍爲旂又云諸侯建旂云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則旂升云諸侯降龍者據衣服而言案玉藻諸侯玄冕以祭不得服袞冕以下是以鄭注司服云諸侯自於其家則降若然諸侯自家祭降魯與二王之後皆不得用袞冕鷩冕毳冕則此及孤卿大夫綸冕者是入君廟及入天子之廟故服也今云諸侯告爾用裨冕者將入天綸冕者

子之廟故服以告爾謂行主遷廟者案禮記曾子問云諸侯禪冕以朝鄭注云爲將廟受亦斯之類也云爾謂行主遷廟主者案禮記曾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彼雖據天子其諸侯行亦然以其皆有遷廟木主若然大夫無木主聘禮賓釋幣于爾者大夫雖無木主以幣帛主其神亦爲行主也而云爾親之者以其在外唯有遷主可事故不言遷主而云爾也云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爾之禮者案禮記聘禮將行釋幣于爾此爾無文故約與之同乃受命卽出行故云將受命釋幣于爾皆是告將行無祭祀知旣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者此無正文案禮祝告祝又入取幣降卷幣寶于筭埋于西階東此亦與彼同云祧者諸侯遷主藏於始祖之廟諸侯旣以始祖之廟爲祧遷主歸還入祧廟故知此幣埋於祧西階也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以瑞玉有繅國車服不可盡同也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弧所以張參之弓也弓衣曰韜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繅所以藉玉以章衣木廣表各如其玉之大小以朱白蒼爲六色今文玉爲主而乘墨至有繅○注墨車至爲璪○釋曰自此盡乃出論諸侯發館縲或爲璪正而至天子廟門之外以次行觀禮之事云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巾車職云孤墨夏箒卿乘夏纓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故知乘車大夫制也必言墨車大夫制者對玉路金路象路之等天子諸侯之制也云乘車不入王門舍於客館乘此墨車以朝也云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者司常職文也云弧所以張繅之弓也者爾雅說旌旗正幅爲繅故以此弧弓張繅之兩幅文故云張繅之弓也云弓衣曰韜者案月令云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韜授以弓矢于高櫟之前言帶以弓韜韜是弓衣可知云瑞玉謂公桓圭玉之等皆大宗伯典瑞職文云縲所藉於聘禮所記以藉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今縲如至爲六色其義疏已見於聘禮所記以藉

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謂之黼。几玉几也。左

天子至黼純○釋注

右者優至尊也。其席莞席紩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

地孔安國顧命傳云。辰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閒是也。言繒素者繒亦也。

以示威也。案周禮續人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

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繒。此白黑斧以比方繒。次爲之故云有繒斧文所

示威也。云斧謂之黼者據繒次言之。白與黑謂之黼卽爲此黼字也。據文體形

質言之刀白而鑿黑則爲此斧字故二字不同也。云几玉几也者案周禮司几

筵云左右玉几故知此几是玉几也。注左右有几優至尊也亦與此同又案大

時所以馮依今左右及立而設之皆是優至尊也兩注相兼乃具云其席莞席

以設莞席紩等鄭注云紩者紩如綬有文而狹繅席者削蒲弱展之編以前南

鄉設莞席紩等鄭注云紩者謂畫雲氣次席者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此次席卽顧

命所謂箇席也。箇謂竹青據竹而言次謂次列據文體而說是以顧命云牖閒

南嚮敷重箇席孔傳天子袞冕負斧依袞衣者裨之上也。縗之繒之爲九章其

定其衣號故言總裨衣此據天子一身故指其衣體言袞冕云縗之繒之爲九

章者衣縗而裳繒衣之上爲陽陽主輕浮故對方爲縗次裳在下爲陰陰主沈

深故刺之爲繒次是以尚書衣言作縗裳言紩繒爲九章者鄭注司服云冕服

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

蟲次四曰火宗彝皆畫以爲縗次六曰薄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華

曰黻皆綿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云南鄉而立者此文及司几筵雖不云立案下曲禮云天子當宁而立又云當辰而立在朝在廟皆云立故知此南面而立以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未擯承命於侯俟諸侯之見也以嗇夫承命告于天子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于天子天子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于天子者案周禮者無正文知司空屬者案五官之內無嗇夫之名故知是司空之屬但司空職亡故言蓋以疑之云未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于天子者案周禮司儀職兩諸侯相朝皆爲交擯則此諸侯見天子交擯可知此所陳擯介當在廟之外門東陳擯從北鄉南門西陳介從南鄉北各自爲上下此經先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則命先從侯氏出下文天子得命呼之而入命又從天子下至侯氏卽令入故下注云君乃許入若然此觀遇之禮略唯有此一辭而已無於廟見於大門外亦可交擯三辭矣云天子見公擯者五人以下並大行人文字云皆宗伯爲上擯者案大宗伯職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鄭注云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爲承擯故小行人職云將幣爲承而擯此文嗇夫爲未擯若子男三擯此則足矣若侯伯四擯別增一士若上公五擯更別增二士若時會殷同則肆師爲承擯故肆師職云大朝覲佐擯鄭注云爲承擯是其義也引春秋傳者案左氏傳昭十七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叔孫昭子救日食引夏書云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鄭引者欲見嗇夫是卑官得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爲未擯之意也

之言非他者親之辭嘉之者美之辭也上擯又傳此而下至嗇夫侯氏疏天子之介受之傳而上上介以告其君君乃許入今文實作寔嘉作賀正至受之○注言非至作貨○釋曰此經直云伯父其入不云迎之禮記郊特牲云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故無迎法若然案夏官齊僕云掌馭金路以賓朝覲

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侯氏入門右坐奠主再拜

節者觀遇雖無迎法至於饗卽與春夏同故連言之

稽首位也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敢由賓客

**正疏**侯氏至稽首○注入門至不授○釋曰

云婿執鴈升奠鴈又云若不親迎則婦

入三月然後婿見主人出門婿入門奠

摯再拜出鄭注云奠摯者婿有子道不敢

授也又士相見凡臣見於君奠摯再

拜與此奠圭皆是卑擯者謁謁猶告也上

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

**正疏**

者不敢授而奠之擯者謁之如賓客也其辭所易者曰伯父其升也

猶至其升○釋曰云其辭所易者曰伯父其升者此又不見謁告之辭鄭注云

上擯告以天子前辭者謂擯者謁以上辭云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

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是擯者於門外傳王辭告之使入此擯者謁告還

用彼辭所改易者唯改入字爲升故云伯父其升也以其喚使升堂親受之也

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

成拜乃出擯者請之侯氏坐取圭則遂左降拜

**正疏**侯氏至乃出○注擯者至進

遂左降者以經侯氏得擯者之告坐取圭卽言升致命無出門之文明知遂向

門左從左堂塗升自西階致命也云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者以其賓升堂擯

者不升若特牲少牢祝延尸使升尸升祝從升與此文同皆是從後詔禮之事

卷之二

漢書平帝紀  
元始元年正月  
上立皇后王氏  
以平帝母王嬃為昭成皇后  
太后曰平帝母也  
予母也子母也予亦母也  
予母也予母也予母也予母也

儀禮注疏卷二十六下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觀禮第十

觀禮第十此本與上同卷

觀禮於五禮屬賓賓下集釋有禮字

據此彼而言陳闡俱無彼字要義有盧文弨改彼爲注本俱作曰

是以周禮大宰職云要義無職字

觀禮○迎于帷門之外帷石經補缺誤作惟

小行人職曰張氏曰注曰小行人職日按監本日作曰從監本○按嚴徐鈞本俱作曰

則逆勞于畿逆徐本作迎

案玉人職云毛本玉作王唯陳本作玉不誤

主國夫人主陳闡俱作王

市有館有下要義有郊字非

司儀諸侯之臣侯陳本作公

以帷爲宮受勞之事也 要義同帷爲二字毛本倒

侯氏乃止使者

則己布席也

張氏曰注曰上介出止使者則己布席也按杭本己作已從杭本○按嚴徐鍾本集釋俱作己

遂從入朝之事

陳闡要義同毛本朝作廟

經不云上介出止使者

要義無出字

使者降

其餘三馬三徐陳闡葛通解楊氏俱作二集釋作三○按疏作三

天子賜舍

今文賜皆作錫

嚴本集釋同毛本無皆字

但司空亡無正文

陳闡監本要義楊氏同毛本無無字

曰伯父

唐石經無曰字

賓之東帛乘馬

無禮猶賓之者

賓徐陳闡葛俱作攘誤陳闡疏同

天子使大夫戒曰

卿爲訝者也

陸氏曰卿或作鄉非張氏曰監巾箱枕本皆作鄉從釋文嚴本嚴本同毛本古作今

古文帥作率

嚴本同毛本古作今

諸侯前朝

次以帷惟徐陳閩俱作惟誤葛本亦作帷

天子七廟七陳閩俱作太○按太字非

掌王次舍之灋

要義無王字○按周禮作掌王次之灋疏云次者次則舍此本誤衍舍字

侯氏裨冕裨閩監俱誤从示注疏竝同

孤絰陸氏曰絰劉本作希○按司服註讀希爲絰以希爲字之誤

今文冕皆作絰

注末嚴本有此六字與此本標目合毛本脫徐本亦脫按作標目作爲

其餘爲埠者毛本要義埠作裨

袞冕以下皆爲裨故云其餘爲裨

毛本下裨字作埠要義裨作埠埠作裨按註云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裨對上則似當作埠疏內除云裨之外凡裨字疑皆當作埠

諸侯直有降龍而已 直陳本作宜

則此及孤卿大夫綿冕元冕者 毛本要義此下有等字

知既則祝藏其幣 要義同毛本既作祧 ○ 按既與注合

卷幣實于筭 毛本筭作筐 要義作笄 ○ 按聘禮作笄

### 乘墨車

以朱白蒼爲六色 此本聘禮疏引此句蒼作倉

今文玉爲圭 嚴本通解同毛本圭作璧

對玉路金路象路之等 要義同毛本對作封

故以此弧弓張繆之兩幅 陳闡俱無此字繆陳本誤作駿闡空

云弓衣曰韜者 韜誤從韋

云瑞玉 陳闡同毛本玉作王

云繅云上要義有后字

至爲六色 為要義作於

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

有繡斧文

繡徐陳閩葛俱作屏集釋通解楊敷俱作繡與疏合

置於依地地要義作也

象古者白黑斧文

陳閩俱脫古字

以比方繡次爲之毛本比作此

今左右及立而設之要義同毛本而作兩○按而是也

紛如綬陳本同毛本綬作授○按周禮注作綬

削蒲弱展之  
浦鏗云翦誤弱○按翦弱古字通考工記輪人曰故竑其幅廣以爲之弱注云弱蓄也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爲弱

桃枝席毛本蓆作簾浦鏗云席誤簾

天子袞冕

故言總裨衣

言總要義倒

爲九章者

者陳閩俱作首是也

嗇夫承命

儀禮注疏

二十六下 校勘記

九一中華書局聚

上攢以告于天子 嚴本集釋同毛本無于字

門西陳介陳本要義同毛本門作行

若時會殷同同陳闡俱作門

天子曰非他石經補缺脫曰字

侯氏入門右坐奠主主闡監葛本俱作主

入門而右嚴本集釋通典楊敷同毛本通解無而字

不敢由賓客位也張氏曰監本客作之從監本

卑者見尊張氏曰釋文見侯注云卑見同卑見謂此也中無者字

侯氏坐取主○乃出出通解作退

儀禮疏卷第二十七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邊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爲三疏四享至所有○注四當致之○釋曰自此盡事畢論享皆以璧帛致之正侯氏行覲禮訖相隨卽行三享之事云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者知四當爲三者諸文唯謂三享無四享之事所以誤作四者由古書作三四之字或皆積畫者堯典云帝曰次三岳臯陶云外薄三海泰誓序云作泰誓三篇是古書三四皆積畫也云此篇又多四字者下有四傳擴又云路下四亞之又云東帛四馬四門四尺四字既多積畫三又似三由此故誤爲四字也引大行人者欲證三享爲正云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者案聘禮小聘曰問不享大聘雖有享不言數明一文取於四之義故從三爲正云初享或用馬或虎豹之皮者案下經先陳馬聘禮特言皮故知初享以此二者爲先言或者聘禮記云皮馬相閑可也又聘禮經夕幣時皮則左首展幣時更云馬則幕南北面此下經亦用馬案郊特牲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是其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爲初享也云其次享三牲魚腊邊豆之實以下皆禮器文是以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美味也邊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祭。因祭卽致遠物也彼諸侯國王爲祫祭而致之與此因觀致之同以其因觀卽助有則致遠物也若不當三年祫祭卽特致三享也云皆以璧帛致之者案聘

禮東帛加璧享君東錦加琮享夫人小行人亦云璧以帛琮以錦是五等諸侯  
 天子與后此云璧帛致之者據享天子而言若享后卽用琮錦但三享在庭  
 分爲三段一度致之據三享而言非謂三度致之爲皆也凡享者貢國所有或  
 因朝而貢或歲之常貢歲之常貢則小行人云春入貢及大宰九貢是也因朝  
 而貢者則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之等是有璧帛以致之案小  
 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瓊以黼此六物者以和  
 諸侯之好故注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  
 大各知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之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  
 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  
 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瓈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子  
 等若如此言鄭知五等享玉各如其瑞者見玉人職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  
 子言九寸據上公琮以享后不言者文不具公依命數與瑞等則侯伯子男之  
 享玉亦如其瑞可知又知五等自相享各降其瑞一等者又見玉人職云琥琮  
 八寸諸侯以享夫人鄭云獻於所朝聘君之夫人兼言聘者欲見聘使亦下君  
 丈諸侯以享天子明二王後退用璧琮可知子男自相享用琥  
 璞者以其子男瑞用璧享天子可與瑞同自相享不得與瑞等降用琥琮可知  
 若然子男之臣自相聘亦享用琥琮不得踰君故又知五等之臣聘享之玉  
 臣則侯伯子男臣各降其君一寸可知案孝經緯援神契云觀聘八寸據上公之  
 軍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鄭注云上公者案典命云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  
 命爲二伯則周公召公是也本國猶稱侯則魯侯燕伯是也奉東帛匹馬卓上  
 二王之後亦爲上公若然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有功加一  
 二王之後亦爲上公若然典命云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  
 命爲二伯則周公召公是也本國猶稱侯則魯侯燕伯是也奉東帛匹馬卓上

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

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  
馬以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

必十匹者不敢斥王

疏奉束至稽首○注卓讀至敬也

正案昏禮云參分庭一在南又米筭設于中庭鄭注云言當中庭者南北之中不參分庭一在南又聘禮云庭實皮則攝之注

云參分庭一在南又米筭設于中庭鄭注云言當中庭者南北之中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其三享同陳須入庭深設之故也云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者以音字既同而讀從之卓王孫是司馬相如之妻文君之父也於十馬之內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故訓卓爲的也云書其

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者謂若晉有鄭之小駟復有屈產之類是也云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者此爲庭寶故用十匹案康王之誥二伯率諸侯而入皆布乘黃朱而陳四匹者彼據二王之後以國所有享新王享物陳於庭用圭以馬致享馬不得上堂亦陳於庭直以主升堂致命乘馬若乘皮故以四爲禮非所享之物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亦言王欲故用四馬與此異也擯者至受之○注曰云亦言王欲親受之者亦上親受之也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之者亦上親受之也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以馬出隨侯氏王之尊益君侯疏氏至隨之○注王不至益臣○釋曰云授宰幣王既撫玉氏之卑益臣不受幣幣卽束帛加璧并玉言幣故小行人合六幣皮馬與玉皆爲幣此單言宰卽大宰主幣故周禮大宰職云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几玉爵注云助王受此四者是也云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者案聘義圭璋還之爲重禮璧琮不還爲輕財是以圭璋親受璧琮初卽不受爲輕財故也云以馬出隨侯氏出授王人於外也者謂侯氏牽馬而出馬隨侯氏之法後出授王人於外也云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者春夏受賚於朝雖無迎法王猶在朝至受享又迎之而稱賓主至覲禮受享皆無迎法不下堂而見諸

侯已是王尊爲君禮臣卑爲臣禮王猶親受其玉今至于三享貢國所有行供奉之節故使自執其馬王不使人受之於庭者是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故也聘禮享用皮及賓私觀馬皆使人受之者見他國之君不臣人之臣故與此異也若然聘禮享君尚有幣問卿大夫此諸侯觀天子享天子訖亦當有幣注云戎以朝禮及公卿大夫發陳其幣凡伯以諸侯爲王卿士不修賓主之禮問公卿大夫是以隱七年左氏傳云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而凡伯不賓服丘敬報於戎是以冬天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事畢三享乃右肉袒于廟以歸是諸侯朝天子亦有聘及公卿大夫之事也事畢訖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右內袒者刑宜施於右也凡以禮事者左袒所用爲罪之事也易疏乃右至聽事○注右肉至無咎○釋曰自此盡降出論曰折其右肱无咎侯氏受刑王免之降出之事刑袒於右者右是用事之便又是陰陰主刑以不能用事故刑袒於右也云凡以禮事者左袒左袒者無問吉凶禮皆袒左知者士喪禮云主人出南面左袒拔諸面之右檀弓云延陵季子葬其子於嬴博之閒葬訖左袒故云凡以該之引易曰折其右肱无咎者案易豐䷶卦九三云折其右肱无咎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故鄭隨其義而注云三艮爻艮爲手互體爲巽巽又爲進退手而便於進退右肱也猶大臣用事於君君能誅之故无咎引之者證刑理宜己無罪引下文伯父無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事解之不辭之甚也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乃猶女也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王辭之不卽左者當出隱於屏而襲疏侯氏謁告寧安也

出○注王辭至勞也○釋曰云當出隱於屏而襲之也者以屏外不見天子爲  
隱向者右袒今王辭以無事故宜襲也云天子外屏者據此文出門乃云屏南  
卽是外屏云天子外屏取禮緯之文故禮緯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

外再拜

袞也

驚也

毳也

古文曰

迎于門外也

天子至再拜

○注賜車至

正也

○釋曰自此盡亦如之論

天子至再拜

○釋曰自此盡亦如之論

王使人賜侯氏車服之事云同姓金路異姓象路案周禮巾車掌五路自玉路

至木路玉路以祀尊之不賜諸侯

金路云同姓以封象路云異姓以封革路云

其以封四衛木路云以封蕃國鄭云同姓謂王子母弟卒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

其畫服猶如上公賜魯侯鄭伯服則袞冕得乘金路以下與上公同則大公與

杞宋雖異姓服袞冕乘金路矣異姓謂舅甥之國與王有親者得乘象路異姓

侯伯同姓子男皆乘象路以下四衛謂要服以內庶姓與王無親者自侯伯子

男皆乘革路以下蕃國據外爲總名皆乘木路而已鄭直言金路象路者略之

也云服則袞也驚也毳也據司服而言案司服上陳王之吉服有九下云公之

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驚冕而下如侯伯自驚冕而下如侯伯之服

也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

數在車南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謂乘馬也亞之次車而東也詩

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夜與國人出狃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宋桓公

逆諸河宵濟立戴公以廬於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

戍曹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乘門材婦夫入魚軒重錦三十

兩鄭無數在車南之證也

重賜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言諸

公者

義禮注疏二十七

三二 中華書局聚

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古文是爲氏也正充諸公至是右○注言者衆各停一館故命諸公分往賜之云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者案襄公二十一年左氏傳晉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羊舌虎囚伯華於是祁奚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廟而見宣子祁奚曰世有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而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鄭引此者證大史是右是佐公而在公右之義也云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者大史卑明時隨公後升訖公東面大史乃居其右故云是右謂於是乃居公右而並東面知並立者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讀王命侯氏降兩階之以其在公右宣王命故也

**閒北面再拜稽首受升成拜**

大史辭之降也春秋傳曰且有後升成拜○注命以伯舅耋老母下拜此辭之類正充大史至之類

○釋曰引春秋者僖九年經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之等于葵丘傳云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天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卿引之者證此大史述王辭侯氏下拜亦如此故鄭云此辭之類也但彼以齊侯年老故未降已辭此下拜禮也故降拜乃辭之彼齊侯不升成拜者亦以年老故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服使者出侯氏送再拜賓使者諸公賜服者也

**東帛四馬賓大史亦如之既云拜送乃言賓使者充使者至如之○注既云至乃言賓使者以勞有成禮略而遂言此遂言○釋曰云既云拜送之其實賓使者在拜送前必以之賓後略言者經云侯氏送再拜者事勢宜終故連言案**

上篇以來每有儻禮皆成篇之法是成禮也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

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

據此禮云伯父

同姓大邦而言

疏

○注據此至而

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連言或單言國則邦國連言據諸侯單言國據王以邦在國上故云大

邦

國者彼經或邦

疏

○釋曰案周禮冢宰職云掌建

小曰國唯王建國是邦之所居亦曰國彼對文則例散文則通故此大國言國

國

鄭欲解稱伯父叔父不要

疏

同姓爲定之意云據此云伯父者卽上文云伯父此文卽云同姓大國則曰伯

父是以云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若也據文則不要同姓與大國案下

疏

鄭欲解稱伯父叔父不要

疏

曲禮東西二伯不問同姓異姓皆稱伯父州牧而稱叔父鄭云牧尊於大國之

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亦以此爲尊是也又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者唯據此

疏

鄭欲解稱伯父叔父不要

疏

禮而云伯父而言不據他文故鄭此注決爲不定之意

疏

鄭欲解稱伯父叔父不要

疏

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

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

疏

鄭欲解稱伯父叔父不要

疏

禮乃歸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

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

疏

鄭欲解稱伯父叔父不要

疏

者案聘禮及詣文言饗皆單云饗無云禮鄭所

引掌客五等饗食燕三者具有今饗下有禮故以禮爲食燕也云王或不親以

疏

鄭欲解稱伯父叔父不要

疏

禮見王有故不親食燕則以禮

幣致之故言之禮云饗禮互文者直言饗見王無故親食

疏

鄭欲解稱伯父叔父不要

疏

以脩幣之禮致之食燕公之禮見王有故以幣之禮致之亦宜

燕故云互文也引掌客者見五等諸侯饗食燕皆具有證經之禮是食燕之義

疏

鄭欲解稱伯父叔父不要

疏

也以此文爲互則饗食燕皆有酬幣脩幣是以掌客職三饗三食三燕云卽

云若弗酌則以幣致之鄭注云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彼是諸侯自相

疏

鄭欲解稱伯父叔父不要

疏

待法此鄭引之證經天子待諸侯法則天子待諸侯三者皆有幣可知案掌客

云王巡守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則天子使

疏

鄭欲解稱伯父叔父不要

疏

公卿大夫存覩省至諸侯之國諸侯與之饗食燕皆有幣與諸侯同可知也若

凡大國之孤聘於天子及鄰國其饗食燕有侑幣酬幣亦與子男同故大行人云  
之君鄭注云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閒攢者將幣裸酢饗食之數故知饗  
食燕亦有幣也案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  
饗無儻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饗食之有幣可知又云燕與岱獻無常數又  
不言致燕以幣則無致燕之禮親燕亦無酬幣鹿鳴序云燕羣臣嘉賓也既飲  
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則飲食據饗食有幣若然發首云燕羣臣嘉  
賓者文王於羣臣嘉賓恩厚燕之無數故先言其實無幣也若然天子燕己臣  
及四方卿大夫諸侯燕己臣諸侯觀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  
及四方卿大夫皆無酬幣也

**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以象牆壁也爲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  
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  
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爲壇三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  
爲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  
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神明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  
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王巡守至于方獄之下諸侯會之亦爲  
此宮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  
侯而諸侯至其上○注四時至侯也○釋曰自此盡四傳儻論會王爲壇見  
也疏諸侯之事云四時朝覲受之於廟者案曲禮之春夏朝宗在朝不  
會殷同也者以司儀職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與此爲一事則合者合諸  
侯也故知此爲壇見諸侯謂時會殷同時也案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鄭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  
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  
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春秋傳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

朝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遍若如此。注則時會殷同亦有無常期假令當方諸侯有不順服則順服者皆來朝王其中則有當朝之歲者復有不當朝之歲者若當朝之歲者自於廟朝觀若不當朝之歲者當在壇朝若十二年王不巡守則殷朝亦云既朝乃於壇者六服之內若以當歲者卽在廟則依服數十二歲合有侯服年年朝者在廟朝觀其五服自甸男采衛要五服若以十二歲王巡守總合朝服不得獨在廟在壇朝故鄭會同皆言既朝觀乃為壇於國外也朝事儀未在壇朝而先言帥諸侯拜日亦謂帥已朝者諸侯而而言也云為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云云者經直言為壇鄭知逐四方為之者案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鄭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為壇於國外以命事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為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為壇於國南春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為壇於國西冬禮月與四瀆於北郊則為壇於國北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鄭引此文不及朝事儀而言故知為壇皆依方為之但四方之壇並宜在四郊之內以其拜日之等於近郊退來就壇明壇在近郊之內但去城不知遠近或四方皆依成數東方八里南方七里西方九里北方六里西方此其定分案職方王會同或出畿在諸侯尋有四尺從軫差之知尋長八尺云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焉壇尺也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者謂合木為上下四方故名方此則神明之象故名明此樂解得名方明神之義也云所謂明神也者所謂秋官司盟之職云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是也云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案春秋襄一年經書公會晉侯宋公之等伐鄭鄭人懼行成秋七月同盟于毫范宣子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閒茲命司慎司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恩救災曰不慎必失諸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恩救災

天神司盟司慎不敬者盟司察明者是爲天之司盟也云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者以其宗廟木主亦上下四方爲之故云猶宗廟之有主無正文約同之故云乎以疑之雖同四方爲之但宗廟主止一神而已此下文以六色爲六神用六玉禮之有此別但取四方同而已云王巡狩至於方岳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者案下文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鄭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是王巡守在方岳亦爲此宮可知是以司儀注云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其爲宮亦如此與以其與宮同也案司儀云王合諸侯令爲宮據時會而言其巡守據王就方岳殷國此王有故不行諸侯同來此二者其壇文約與時會同故云與以疑之是以鄭注大宗伯云殷同王亦爲壇於國外亦時會有文者也引司儀者彼此同是一事但文有詳略此文言者取司儀以足之云南鄉見諸侯也者王在堂上公方明者木也方輅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奠玉拜皆升堂授玉乃降也

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  
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王者刻其木而著之疏方明至方圭○注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禮西方女璜禮北方據彼文上宜用蒼璧下宜用黃琮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上不用璧下不用璜故鄭云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案伯唯鄭云非天地之貴其天地之貴卽昊天峴峩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峴峩者也伯注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峴峩者也鄭注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峴峩者也故下云祭天燔柴祭地瘞鄭注天地謂日月也若然日月用圭璧者典瑞云圭璧以下云祭天燔柴祭地瘞鄭注天地謂日月也若然日月用圭璧者典瑞云圭璧以祀日月故用圭璧也四方用圭璋之等案大宗伯注云禮東方以立春謂圭璧精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餘三方皆據天帝人帝人神故知非天帝人帝之神則此亦非彼神等是以其下文有日月四瀆山川丘陵之神迎拜以爲明神故知非天帝人帝之神等是以

以司盟云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盟神鄭注云  
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之等非天帝也覲禮加方明於壇上所以依之  
也是鄭解方明之神明日月山川之等非天帝也若然四方禮神還用圭璋琥  
璜非天神還用禮玉者尊此明神而與天神同故用之也云刻其木而著之者  
雖無正文以意言之以其非置於坐以禮神於上下猶南北上介皆奉其君之  
爲順刻木於四方亦順不刻木安於中則不可故知義然也

旅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旅而立○上介至而立○置於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  
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  
西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旅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  
侯入壇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旅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上介至而立○上介作上  
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古文尚作上

見王之位也則亦前期一日可也公侯就旅據臨朝之時也此旅鄭雖不解鄭  
注夏官中夏辨號名此表朝位之旅與銘旌及在軍徽幟同皆以尺易刀小而  
爲之也云中階之前已下皆朝事儀明堂位文以朝事儀論會同之事明堂位  
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不在宗廟皆與此同故鄭依之也言上者皆以其侯伯別  
云尚左者建旅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者以其侯伯別  
階相對子男雖隔門亦相對皆以東爲上故云侯先伯子先男也云諸侯入壇  
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旅而立者案下注云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則此云  
方諸侯入應門或左畢公帥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北面此雖無應門亦二伯帥西  
方諸侯初入宮門或左或右亦皆北面立定乃始各就其旅而立王乃降南面見  
之而揖必知王有降揖之事者燕禮大射公降揖羣臣使定位故知王亦然又  
知王土揖庶姓之等者此是司儀職王在壇揖諸侯之事彼與此同鄭彼注云  
土揖推手小舉之以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以推手曰揖引手曰擅云

故爲此解也。若然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今王降者以在壇會同相見與覲異故也。以其觀禮廟門設壇則堂壇門設壇是以雖繼觀禮之下觀禮無相降揖法此與諸侯對面四傳壇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壇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及請事勞皆如觀禮是以記之。觀云四傳壇者每一位舉壇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至庭乃。  
充四傳壇○注王既至作設壇則諸侯初入門主官之伯帥之耳古文傳作傳○釋曰知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壇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者三等拜禮皆司儀職文壇者延之升堂以下約上觀禮之法云王受玉謂朝時撫玉謂享時是以司儀三等之下云其將幣亦如之鄭云將幣享也又云及請事勞皆如觀禮者請事謂上文侯氏奠圭壇者請侯氏王欲親受之勞謂侯氏受刑後王勞之故云皆如觀禮云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者以其面位同故各自設壇云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者以其雖隔門相去近又同北面東上故共一位設壇故有四傳壇云至庭乃設壇者對上觀禮門外設壇案此上經諸侯各就其族而立乃云四傳壇則在諸侯之北故知至庭乃設壇云則諸侯初入門主官天子乘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之伯帥之耳者約顧命而知之。

此謂會同以春者也馬八尺以上爲龍大旆大常也王建大常繆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朝事儀

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建大常繆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尺有二寸繅大圭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旒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己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正謂至方明○注自此乎沒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詛祝掌其祝號

此盡西門外論將見諸侯先禮日月山川之事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案下文於南門北門西門之外禮日月四瀆會同以夏秋冬此云拜日於東門之外故知會同以春者也云馬八尺以上爲龍者是周禮廩人職文案彼云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駒六尺以上爲馬五尺以上爲駒云大旅大常也者案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旅則旅與常別此既象日月則是大常而云大旅者九旅各有定稱亦有通名故桓二年臧哀伯云三辰旅旗服氏注云九旅之總名故大常亦謂之大旅是以諸侯建交龍爲旅亦謂之常大行人云五等諸侯亦曰建常九旅亦是通稱也云王建大常繫首盡日月其下及旒交疋升正龍降龍知義然者以其先言日月後言龍故知繫首盡日月依爾雅說旌旗云幅爲繆長尋曰旒謂旌旗身也其下屬旒乃盡日月交龍案左傳云三辰旅旗服注云三辰謂日月星孔君尚書傳亦云盡日月星於衣服旌旗鄭注司服亦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盡於旌旗所謂三辰旅旗昭其明也若然龍案文大常之上又有交龍則諸侯交龍爲旅無日月大常當有星所以司常及此直云日月不云星者旣言三辰則日月星俱有周禮司常不言星者司常九旅皆以二字爲名故略不言星是以此文亦略不言星案文大常之上又有交龍亦是於文略引朝事儀以下至朝諸侯此亦同法故兼有交龍司常不言交龍亦是於文略引朝事儀以下至朝諸侯此亦同法故引之證此拜日於東門之事云天子冕而執鎮圭者案玉藻天子玄冕拜日於東門之外則知此亦玄冕也搢大圭者則周禮玉人職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是也云乘大路者則周禮玉路也以周之玉路因殷之大路飾之以玉故猶以大路爲名云樊纓十有二就者案巾車鄭注云樊馬大帶纓馬軛就成也以故十二乘貳車者飾皆與正路同當亦飾之以玉使人乘之少儀云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是也云帥諸侯朝日於東郊者朝日卽拜日一也以其朝必有拜尊云所以教尊尊也者天子至尊猶往朝日是教天下尊敬其所尊者故云教尊尊也云退而朝諸侯者朝日於東郊退就壇使諸侯朝己云由此二者言之已

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者言一者諸侯朝事儀與此觀禮其朝事儀  
 朝日退乃始朝諸侯此觀禮加方明於壇上公侯伯子男就其族而立王乃四  
 傳擯見之是己祀方明乃始見諸侯二者同故云由此二者言之若然朝事儀  
 直有朝日禮畢退見諸侯此觀禮祀方明禮畢乃朝諸侯不同者以其邦國有  
 疑則有盟事朝日既畢乃祀方明於壇祀方明禮畢退去方明於下天子乃升  
 壇與諸侯相見朝禮既畢乃更加方明於壇與諸侯行盟誓之禮若邦國無疑  
 王帥諸侯朝日而已無祀方明之事是以朝事儀直云朝日教尊尊而朝諸侯  
 不言祀方明之事鄭云己祀方明者據此觀禮上下有盟誓而言此天子乘龍  
 及下文禮日之等若有盟誓文當在宮方三百步之上今退文在下者欲見盟  
 誓非常尋常無盟誓之事直朝日而已故也云凡會同者不協而盟者左氏傳  
 云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引此者解此經反祀方明之意反祀方明者爲不協而  
 盟故也故引司盟證之云既盟則藏之者盟誓既訖寫此盟辭頒之於六官司  
 盟之官覆寫一通自藏擬後覆驗云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  
 明乎鄭云此者司盟云詔明神不言方明此文直言方明不言明神鄭欲合爲  
 一事故云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形象可告以其方明有四方四色是其象  
 無正文以綏約爲一事故言乎以疑之云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之云  
 訾者對前祀方明加於壇上祀訖退而乃朝諸侯訖又加於壇上以載辭告之云  
 訾祝掌其祝號者案春官詛祝職云掌盟詛類造攻說檜榮之祝號注云八者  
 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盟詛主要誓大事曰盟小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  
 事曰詛又云作盟詛之載辭以敘邦國之信是也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  
 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變拜言禮者容祀  
 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此皆用明神爲信也  
 信也○釋曰知此謂會同夏秋冬者以經禮日之等各所禮各於門外爲壇亦各合於  
 東門之外已是春會同明知此是夏秋冬者以經禮日之等各於門外爲壇亦各合於

其方是以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鄭注云天子春率諸侯拜日於東方則爲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爲壇於國南秋禮山丘陵於西郊則爲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云鑾拜言禮者容祀也者言拜無祀祀則兼拜上。經云拜日無盟誓不加方明於壇則有祀日與四瀆及山川而已此經三時皆言禮見有盟誓之事加方明於壇則有祀日與四瀆及山川之事故言禮是以或言拜或言禮云禮月於北郊者月大陰之精以爲地神也地者鄭據經三時先北後西不以次第以其祭地於北郊祭月四瀆爲極陰故月同日者大陽之精故於東郊南郊於陽方而禮之以月是地神四瀆與山川陵俱是地神以山陵出見爲微陰故配西方四瀆爲極陰故月同日又以月尊故先言之而又祭於北郊也云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爲其著明也者以山川是著見日月是其明故同爲盟神也引詩者曰明詩人以爲明證引春秋者定元年二月孟懿子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卽云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引之者山川神爲盟神義也不言月者諸文無以月爲盟神之事故不引據此觀禮言月以月明爲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盟神可知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沈祭地瘞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其盟暢其著明者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寶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大陰之精上爲天使正瘞天至地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與古文瘞作瘞○注升沈至作瘞○釋曰上論天子在國行會同之禮於國之四郊拜禮於日月山川沈至作瘞○主已備於上今更言祭日月山川者據天子巡守於四岳各隨方向祭之以爲盟主故重見此文云升沈必就祭者就山川丘陵但於之神以爲盟主故不言升沈之事此經言升沈必就祭者也者對上經山川丘陵故言升沈案爾

雅云祭山曰廢懸祭川曰浮沈不言浮者以牲體或沈或浮不言浮亦文略也云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神也者此經主爲天子春東郊夏南郊皆禮日卽此經祭天燔柴也秋西郊卽此經祭山丘陵升是也冬北郊卽此經祭川沈祭地瘞也以其川卽四瀆也鄭兼言諸侯之盟者以其諸侯自盟亦祭山川爲神主故兼言之此經兼有王官之伯以月爲神主不言者無正文故不言也云其盟愬於著明者亦如上釋以日月爲明山川爲著也云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者案周禮禋祀實柴燎是歆神始禮未終而言禮終者以其祭禮有三始樂爲下神始禋柴爲歆神始牲體爲旛旛始燔柴是樂爲下神之後是下神之禮終故云禮終案爾燔柴祭天曰燔柴埋地曰瘞燔柴與瘞相對則瘞埋亦是歆神若然則升沈在柴燔之閒則升沈亦是歆神之節皆據樂爲下神之後而爲祭禮終矣或可周禮此二者爲歆神至祭祀之後更有此燔柴升沈之事若今時祭祀訖始有燔柴燔之事者也引郊特牲者案易緯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春分以後始日長於建寅之月郊天云迎長日之至者預迎之又云大報天而主日也者鄭注云大猶徧謂郊天之時祭尊可以及卑日月以下皆祭以日爲主又云大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者此所引不取月與星辰之義直取日而已與此經燔祭文同鄭引此諸文者欲證此經祭天燔柴是祭日非正祭天神以其日亦是天神故以祭天言之是以鄭云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又云燔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也云日月而云天地靈之者以其尊之欲爲方明日之主故變日月而云天神故月也者以其前文天子在國祀日月燔祭旣是日祭地是月可知亦非正地神也云日月而云天地靈之者以其尊之欲爲方明日之主故變日月而云天神故注以燔之也云王制曰王巡守至於岱宗燔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者案彼神靈之也云王制曰王巡守至於岱宗燔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者案彼日燔不同者但巡守至岱宗之下有此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燔柴注爲考績燔燎柴此又爲祭神別有燔之文故注至訖有考績皆正祭之敗楚於城濮爲踐土之盟引王制之燔以爲祭日引春秋者僖公用山川爲主此文不公

言宋仲幾者所引之言皆是諸侯之事云月者大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賓焉者鄭注周禮九嬪職引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王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此二處俱是緯文鄭言此者證王官之伯臣中最尊奉王使出與諸侯盟其神主月以其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鄉來所解諸侯以山爲主王官之伯以月爲主案襄十一年左傳云秋七月諸侯同盟於毫云司慎司盟名山名川彼非直有山川兼有二司則此所云日月山川者兼有此二司可知又王官之伯非直奉王使出會諸侯而記。几俟于東箱王卽席乃設之也盟若受弓矢之賜得專征伐亦與諸侯爲盟記。几俟于東箱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正公食大夫記宰夫筵出自東房則此天子禮几筵亦在東房其席先敷其几且俟于東箱待王卽席乃設之謂若聘禮賓卽席乃授几若然公食大夫宰夫設筵加席几同時預設者公親設濟可以略几故以几與席同時設之若爲神几筵亦同時而設故聘禮几筵設攘者出請命云東箱東夾之前者案上文觀在文王廟中案鄭周禮注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有五室四堂無箱夾則宗廟亦無箱夾之制此有東夾者此周公制禮據東都乃有明堂此文王廟仍依諸侯之制是以有東夾室若然樂記注云文王廟爲明堂制者彼本無廟制字直云文王廟爲明堂云相翔待事之處者翔謂翬翔無事故公食賓將食辭於公親臨己食公揖退於箱以俟賓食是相翔待事之處也偏駕不入王門。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注在旁至館與○釋曰云。在旁與己同曰偏同姓象路四衛革路蕃國木路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偏駕之車舍之於館與○掌王五路以祀不賜諸侯金路以賓同姓以封象路以封革路蕃國木路駕之與偏駕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偏駕之車舍之於館與○釋曰云。在旁與己同曰偏同姓象路四衛革路蕃國木路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者據上乘之爲偏是據諸侯在旁與王同爲偏云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者據上乘文而言云偏駕之車舍之於館與者偏駕既云不入王門又云乘之莫車而至門外諸侯各停於館明舍在館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

謂繹於地也。疏奠圭于繹上。○繹曰：此解侯氏入門。右奠圭繹於地時當以繹古文繹作璪。藉承之元損一字乃繹於地此繹謂章衣木版朱白蒼與朱綠畫之者非謂絢組尺爲繫者彼所以繫玉固者也。

儀禮卷第十 經八百三十九  
注二千六百八十一 儀禮疏卷第二十七

儀禮注疏卷二十七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句摘錄

四享

此地物

集釋無地字

惟所有

惟下集釋有國字

欲證三享爲正文

正文陳聞俱作文也

與此因觀致之同

毛本同作與按今本似誤讀上與字爲平聲屬上句故下句亦作與

因祭卽致享物

陳聞俱脫因祭二字

各降其瑞一寸可知

寸陳聞俱作等按降一寸卽降一等也小行人疏云上公九寸降一等至八寸是也此疏上下言降一寸

者屢矣何獨於此而作等乎

奉束帛

不敢斥王之乘

之通典作所

侯氏升致命

授王者於外也

王聞葛通解俱作玉

儀禮注疏

二十七 校勘記

十 中華書局聚

主于享

徐陳闡葛集釋通解同毛本楊氏主作至張氏曰按疏云今至于三享云云詳其義主字當作至

助王受此四者

陳本同毛本王作玉

璧琮不還爲輕財

要義同毛本不下有授字陳闡授俱作受

而凡伯不賓

陳闡俱無而字不俱作弗

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

无咎

元通解作無與此本標目合

葬其子於嬴博之間

陳本要義同毛本嬴作贏○按嬴是也

擯者謁諸天子

○歸寧乃邦  
邦唐石經嚴本通典集釋通解楊敷俱作邦毛本徐本誤作拜

乃猶女也

女葛本作汝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

革路云以封四衛木路云以封蕃國

陳闡俱脫以封四衛木路云七字

路先設

次車而東也

毛本東誤作東

又何予之嚴本集釋楊敷同毛本予作與

云凡君乘車曰路者閩監同毛本凡作几○按乘上注有所字

諸公奉篋服

乘駟而見宣子毛本駟作驛○按駟是驛非說詳左傳注疏校勘記

太史乃居其右毛本乃誤作又

升成拜

亦如此故鄭云此辭之類也陳闡俱無故鄭云此四字

同姓大國

據此禮云伯父毛本云誤作曰據字敷在伯父下屬下句

同姓大邦而言若也據文若要義作者許宗彥云若也據文乃若據他文

亦以此爲尊是也也要義作此

饗禮乃歸

略言饗禮饗楊氏作享下並同

上公三饗

徐陳闡葛集釋通解敖氏同毛本饗作享

一珍倣宋版印

欲解經變食燕而言之禮

要義同毛本之作饗○按之是也下同

見王無故親饗之

陳闡要義同毛本饗作享

至諸侯之國

國陳闡俱作禮

諸侯與之饗食燕皆有幣

陳闡要義同毛本燕作禮

諸侯觀於天子

宮謂墳土爲埒

張氏曰注曰官謂墳土爲埒按諸本官皆作宮從諸本○按嚴徐鍾本俱作宮

從上曰深

浦鑑云按秋官司儀職疏引此作從上向下爲深義尤悉○按通典巡守篇引此亦有向二字

所謂神明也

神明監本集釋楊氏俱作明神與疏合

則命爲壇

集釋通解楊氏毛本同命字徐本未刻陳闡監本俱作會爲徐本作焉

殷見四方四方分來

四方二字陳闡俱不重出

若如此注

要義同毛本無此字

冬禮月與四瀆於北郊

陳闡同毛本與作○按與是也

故職方氏令諸侯供待之事 供待陳闔俱作共待

此樂解得名方明神之義也 樂要義作鄭

司盟司慎不敬者盟司察明者 毛本同惟明字作盟要義作司慎司不敬

者司盟司察盟者

及諸侯之盟祭也者

陳闔俱無及字

方明者木也

而不以者以下通典有此字

迎拜以爲明神 拜闔本作帝

故知非天帝人帝之等

陳闔俱無帝人帝三字

北面詔盟神 毛本 盟作盟 ○按盟字亦非周禮作明 鄭注云明神神之明  
察者

上介皆奉其君之族

尚左者建旂 毛本者作皆徐本無皆字陳闔葛本集釋通解俱作者與疏合  
楊氏作皆

土揖庶姓 徐陳集釋通解同毛本土作上闔葛誤作士闔本疏同

以其觀禮廟門設攢 要義同毛本攢作儕下同陳本此作攢下作儕

此與諸侯對面相見毛本面誤作門

四傳擅

王受玉撫玉

徐閩監葛集釋通解同毛本下玉字作王陳本受玉撫玉俱作王尤誤

王官之伯帥之耳

張氏曰注曰王官之伯帥之耳吉觀國所校監本改王爲曰未知孰據篇末之注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從諸

本官通解作宮

古文傳作傳

傅重脩監本誤刻作傳

王既至作傳此本要義傳俱作傳與釋文不合

天子乘龍載大旆

施唐石經集釋楊敷俱作旂注同與疏合張氏曰載大旆諸本旂作旂從諸本

王建大常毛本大誤作太按大讀如字大常猶大旂也今人讀他蓋切非是釋文無音

繅藉尺有二寸藉徐閩葛本俱從竹按藉籍諸本錯出不悉校

既盟則藏之廣文弨云藏戴校集釋依本文改貳但疏云司監之官覆寫一通自藏擬後覆驗則注疏本自作藏然藏卽是貳兩者俱可通而藏字義較顯○按前諸侯觀於天子節疏引此句作貳

長尋曰旂旂監本誤作辰

杼上終葵首

毛本杼誤作杼

以其朝必有拜

陳闡俱重朝字

是教天下尊敬其所尊者

下陳闡俱作子

則有盟事

盟陳闡俱作明

王帥諸侯朝日而已

自此句起至下文而朝諸侯句止凡二十六字  
陳闡俱脫

爲不協而盟故也

陳闡同毛本爲作會○按爲是

言北面詔明神明

陳闡俱作盟

則明神有象也

自此句起至下文詔明神句止凡二十二字  
陳闡俱脫

禮日於南門外

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

按冬秋疏作秋冬

容祀也

容嚴本集釋通解俱作容與述注合毛本作客通典誤作祭

容祀也者

要義同毛本容作客

上經云拜日

經要義作春

則有祀日與四瀆

與閩本作月

鄭據經三時

時陳閩俱作等

故同爲盟神也

毛本盟作明

引詩者曰明

毛本曰作日

卽云

毛本云字重

諸文無以月爲盟神之事

盟陳閩俱作明按盟誓必以明神爲信故稱明  
神爲盟神篇內盟明二字諸本錯出義既兩通

今悉校之以備參攷

### 祭天燔柴

其盟揭其著明者

揭徐陳通解俱作揭與述注合集釋楊氏毛本从手按釋  
文音苦蓋反是讀爲歲揭日之揭明係揭字今本釋文

亦誤作揭唯宋本不誤或曰揭當作揭職金注曰今人之書有所表識謂之  
揭其字疏作於

月者太陰之精者通解作乃

是王官之伯

王通解作五

各隨方向祭之

要義無向字浦鎞改向爲而○按此本向誤作西今從毛本

故兼言之自此句起至下文以月爲神主句止凡十七字監本脫

云其盟愬於著明者毛本愬作揚○按於注作其

是樂爲下神之後後陳闔俱作神

三王之郊三闔本要義俱作二

鄭注云大猶徧注要義作彼陳本作披

燔祭既是以日祭要義作柴

案祀典歲二月東巡守按段玉裁校本作堯典

諸侯以山爲主毛本山下有川字

記几俟于東箱記徐本要義俱作設按此下三句爲記文無疑石經補缺亦作記徐本作設者殆因注而誤也嚴本與徐本同而張氏不加論辨豈宋時諸本俱誤作設歟石經補缺徐陳闔葛俱作俟亦誤集釋通解俱作俟

文王廟爲明堂制者毛本制誤作注

偏駕不入王門

在旁與己同曰偏在監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在與疏標目合毛本作左

儀禮注疏

二十七 校勘記

古一中華書局聚

謂之偏駕

集釋楊氏俱重偏字按重偏字則當讀謂之偏爲句而以偏駕二字屬下句以疏攷之此句宜作謂之偏下句却無偏駕二字

云在旁與己同曰偏者

監本要義同毛本在作左

掌王五路

路要義俱作路下並同毛本作輶按陳闡唯四輶者諸侯乘之路爲偏句作路○按路是正字周禮本作路

乘墨路以朝是也者

毛本路作車此本作路似誤要義亦作車

乘墨車而至門外

至閩本作舍

奠圭于繅上

謂釋於地也古文繅作璪

注末五字諸本俱脫嚴本有毛本謂下有以字

此解侯氏入門右

毛本右作在

謂韋衣木版

毛本謂下有使字

非謂絢組尺爲繫者

毛本絢誤作約

彼所以繫玉固者也

毛本玉下有使字

儀禮疏卷第二十八

儀禮卷第十一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喪服第十一。

**疏**喪服第十一○案鄭目錄云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焉已亡之耳大戴第十七小戴第九劉向別錄第十一○釋曰案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云經禮謂周禮也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今亡本數

未聞其中事儀三千若然未亡之時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喪服其篇各別今皆亡唯士喪禮在若然據喪服一篇總包天子以下服制之事故鄭目錄云士喪之上者以喪服總包尊卑上不專據士故在士喪之上是以喪服爲第天子以下相喪衣服親疏之禮喪服之制成服之後宜在士喪始死之下今在十喪服所陳其理深大今之所釋且以七章明之第一明黃帝之時朴略尚質行心喪之禮終身不變第二明唐虞之日淳朴漸蔚雖行心喪更以三年爲限第三明三王以降澆僪漸起故制喪服以表哀情第四明旣有喪服須明喪服二字第五明喪服次以精麤爲序第六明作傳之人并爲傳之意第七明服鄭玄之注經傳兩解之第一明黃帝之時朴略尚質行心喪之禮終身不變者案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食鳥獸之肉衣其羽皮此乃伏羲之時也又云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爲布帛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此謂黃帝之時也又案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在黃帝九事章中亦據黃帝之日言喪期無數是其心喪終身者也第二明唐虞之日淳朴漸虧雖行心喪更以三年爲限者案禮記三年問云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烏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天制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

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鄭注云法此變易可以期也又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注云言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據此而言則聖人初欲爲父母期再期也注云言於父母加隆三年必加隆至三年者孔子答宰我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加隆焉故爲父母三年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注云不知其所從來但喻久爾故虞書云二十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過密八音是心喪三年所行之久矣既云喻前世行之久則三年之喪寶其所從來喻此三年之喪前世行之久矣既云喻前世行之久則三年之喪寶古又云冠而徹之可也注云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則縉之鄭注云唐虞已降澆僪起布冠質以爲喪冠也據此而言則唐虞已上吉凶同服惟有白布衣白布冠而制喪服以表哀情者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縉之鄭注云唐虞已上吉凶同服惟有白布衣白布冠而記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注云大古冠布衣白布冠爲喪冠又案三王以來以唐虞白布冠爲喪冠又案喪冠爲喪冠又案喪服據此喪服爲喪冠又案喪服記云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爾雅曰崩薨卒不祿皆訓死也是士以上爲義稱麻服矣第四明既存於彼焉已棄亡之耳又案曲禮云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爾雅曰崩薨卒不祿皆訓死也是士以上爲義稱棄亡之辭存於彼是孝子不忍齊侯唁公於野井公曰喪人其何稱是士以上爲義稱棄之辭於此猶存於彼者既喪生人制衣服之者但貌以表心服以平聲貌故禮記閒傳云斬衰何以服死是以此鄭義言之其喪字去聲讀之人或以父母精神盡澌盡又案檀弓子云喪喪欲稱直百惡貌可也所以苴其內見諸外三升衰半齊若衰四升衰以貌下若是某其孝子喪貌若親止以小功綽容貌可也所以苴其內見諸外三升衰半齊若衰四升衰以貌下又是某其孝子喪貌若親止以小功



注義於經傳之下。辨其義意。若傳不釋經者。則注在傳上。以釋經若傳。義難明者。則在傳下。以釋傳。又在傳下注。皆須題云。玄謂以別傳。若在傳上注者。不須題。玄義可知。或云注。或云傳出。述者意耳。或有解云。前漢以前。云傳後漢以後。云注。若然。王弼。王肅之等後漢之人。云傳此說非也。

子夏

傳 儀禮 鄭氏注

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者者明爲下出也。凡服上曰衰下曰  
裳麻在首在要皆曰經。經之言實也。

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首經象綯布冠之疏。正題此二字於上者與  
缺項要經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

此一篇爲總目。言斬衰裳者。謂斬三升布。以爲衰裳。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知者案三年間云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雜記縣子云。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剗謂哀有深淺。是斬者痛深之義。故云斬也。若然。斬衰先言斬下疏。哀後言齊者。以斬衰先斬布。後作之。故先言斬疏。先作之後。齊之故後云。齊斬齊。既有先後。是以作文有異也。云苴絰杖絞帶者。以一苴目此三事。謂苴。麻爲首。經要經。又以苴竹爲杖。又以苴麻爲絞帶。知此三物皆同苴者。以是苴竹也。又絞帶與要經象大帶與革帶二者同在。要經既直明絞帶與要經同用苴可知。又喪服四制云。苴衰不補。則衰裳亦同苴矣。云冠繩纓者。以六升布爲冠。又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冠在首。退在帶下者。以其衰用布三升冠六升。冠既加飾。故退在帶下。又齊衰冠纓用布。則知此繩纓不用苴麻用麻。故退冠在下。更見斬義也。云菅屨者。謂以菅草爲屨。詩云。白華菅兮。白茅東臯。今鄭云。白華已溫。名之爲菅濡。刃中用則此菅亦是已溫者也。已下諸章並見年月。唯此斬章不言三年者。以其喪之痛極。莫甚於斬。故不言年月。表創鉅而見經去衰。設人功之疏。又言麻之形體。至於齊衰已下。非一直見人功之疏者。又見經去衰之狀貌。舉齊衰云。三年明上。斬衰三年。可知然此。一經爲次。若此疏者。又

以先喪而後服故服在喪下又先斬後乃爲衰裳故斬文在衰裳之上杖絞帶俱蒙於苴故苴又在前經中經有二事仍以首經爲主故經文在上杖者各齊其心故在絞帶之前冠纓雖加於首以其不蒙於苴故退文在下履乃服之賤最後爲宜聖人作文倫次然○注者者至用布○釋曰云者明爲下服出也者周公設經上陳其服下列其人此經所陳服者明爲下人所出故服寸綴之於心總號爲衰非正當心而已故諸言衰皆與裳相對至於弔服三者也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者言凡者鄭欲兼解五服案下記云衰廣四寸長六者明臣子爲君父等所出也案下諸章皆言者鄭止一解餘皆不釋義皆如此者明子爲君父等所出也案下諸章皆言者鄭止一解餘皆不釋義皆如此寸綴之於心總號爲衰非正當心而已故諸言衰皆與裳相對至於弔服三者俱解禮記諸文亦首要並陳故士喪禮云要經小焉故知一經而兼二文也云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案問喪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之等皆是心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案問喪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之等皆是心內苴惡貌亦苴惡服亦苴惡是服以象貌貌以象心是孝子有忠實之心若服苴而貌美心不苴惡者是中外不相稱無忠實之心者也云首經象緇布冠之缺項者案士冠禮緇布冠青組纓屬於缺鄭注云缺讀如所有頰者弁之頰緇布冠之無笄者著頰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此所有象無正文但喪服法吉服而爲之吉時有二帶凶時有二經以要經象大帶明首經象頰項可知以彼頰項爲吉時緇布冠無笄故用頰項以固之今喪之首經與冠繩纓別材布而不相綴今言象之者直取經法象頰項而爲之至於喪冠亦無笄直用六升布爲冠一條繩爲纓與此全異也云要經象大帶者案王漢云大夫以下大帶用素天子朱裏終。裨以玄黃士則練帶裨下末三赤用緇是經下傳名爲帶明象吉時大帶也云又有絞帶象革帶者案玉藻韻之制今此要肩革帶博二寸吉備二帶大帶申東衣革帶以佩玉佩及事佩之等今於要經之外別有絞帶明絞帶象革帶可知案士喪禮云苴絰大焉要經小焉又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注云婦人亦有首經但言則婦人吉時雖云女鞶絲以絲爲帶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有直經以此而言則婦人亦有首經但言則婦人吉時雖云女鞶絲以絲爲帶而無頰項今於喪冠

禮哀痛甚亦有二經與絞帶以備喪禮故此經具陳於上男女俱言於下明男女共此服也云齊衰已下用布者卽下齊衰章云削杖布帶是也若然案此衰經凶服皆依舊名唯衰與經特制別名者案禮記檀弓云有以故興物者鄭云衰經之制以經表孝子忠實之心衰明孝子有哀摧之義故制此二者而異名見其哀痛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攝左本在下去之甚故也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總麻之經小功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縷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管屨者管非也外納居倚廬寢苦枕塊哭晝夜無時歎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說經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旣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盈手曰撏撏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以五分一爲殺者象五服之數也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無爵謂庶人也擔猶假也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爲主也非主謂衆子也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縷著之冠也布八十繩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外畢者冠前後

謂梁闌疏猶麤也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整爲之不塗堅所謂梁柱楣所

月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充傳曰至無時○釋曰云斬者何問辭

荅辭此對下疏衰裳齊是緝此則不緝也云直經者麻之有蕡者也案爾雅釋草云蕡衰裳齊孫氏注云蕡麻子也以色言之謂之苴以實言之謂之蕡下言

牡者對蕡爲名言枲者對苴生稱也是以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也若然

云簞笱亦舉其類也下傳云牡麻者枲麻也不連言經此苴連言經者彼無他物

經別於苴杖故下傳別云苴杖後傳牡麻不連言經此苴連言經文與此同

此皆云苴經大攝連言苴者但經連言苴經經左本在下者士喪禮文與此同

而而言也雷氏以攝盜不言寸數則各從其人大爲盜非鄭義據鄭注無間人

之大小皆以九寸圍之爲正若中人之跡尺二寸也云左本在下者本謂麻根

是案士喪禮鄭注云下本在左重服統於內而本陽也以其父是陽左亦陽言下

是內故云重服統於內以言痛從心內發故也此對爲母右本在上輕服統於

外而本陰也云去五分一以爲帶者以其首經圍十九寸取五寸去一寸得四寸

餘四寸爲七分總二十分去四分餘十六分取十五分五分爲寸爲三寸添

前四寸爲七寸并一分總七寸五分寸之一也云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者以

其大小同故疊而同一也云去五分一以爲帶者謂七寸五分爲寸也中五

分去五一爲齊衰之帶今計之以七寸中取五寸去一寸得四寸

又破爲五分添前爲五寸亦五寸分爲

二十五分合爲五分餘一寸中取五寸去一寸得四寸

又破爲五分添前爲五寸亦五寸分爲

二十分去一十一分餘四十四分在又二十五分爲一寸餘十九分在齊衰之

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之

者就五寸中去一寸得四寸前二十九分總破爲九十五分破爲九十五分破寸相當就

者就五寸中去一寸得四寸前二十九分總破爲九十五分破爲九十五分破寸相當就

九十五分中五分去一去十九餘七十六又云小功之經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一  
 帶則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中五分去一前百二十五分破  
 以爲帶者又就四寸百二十五分破寸然後五分去一爲小功帶又云總麻  
 寸今亦四倍加之以六百二十五分破寸今則亦四倍加之前六百二十五分破  
 三之經小功之帶去五分一以爲帶則等是以前六百二十五分破寸今則  
 千一百二十分破寸五分去一取四以爲總麻之帶經帶之等皆以五分破  
 破寸既有成法何假盡言然斬衰有二齊衰有四大功小功成人與殤各有二  
 緒麻殤與成人章又不別若使經帶各依升數則參差難等是以子夏作傳  
 等緒麻殤與成人章又不別若使經帶各依升數則參差難等是以子夏作傳  
 五服各爲一節計之似周禮掌客云羣介行入宰史各以爵等爲牢禮之數鄭  
 云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此經亦然也士喪禮云苴絰大鬲下  
 本在左要經小焉鄭注云經帶之差自此出焉謂子夏言經帶之差出於士喪  
 之經故鄭指而言之也但斬衰之經圍九寸者首是陽故欲取陽數極於九自  
 齊衰以下自取降殺之義無所法象也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者傳意見經唯  
 云苴杖不出杖體所用故言苴杖者竹也下章直云削竹亦不辨木名故因釋  
 之至云削竹者桐也若然經言苴杖因釋削杖唯上二章不通於下是以兼釋  
 天竹又外內有節象子爲父亦有外內之痛又竹能貫四時而不變子之於父  
 衰痛亦經寒溫而不改故用竹也爲母杖桐者欲取桐之言同內心同之於父  
 之於經帶五服自明故不兼釋然爲父所以杖竹者父者之天下竹圓亦象父  
 絰鄭注云如要經也鄭知如要經者以杖之麤細案喪服小記云經殺五分  
 母象於地故也此雖不言杖之麤細案喪服小記云經殺五分爲殺爲要經  
 外無節象家無二尊屈於父爲之齊衰經時而有變又案變除削之使方者取  
 絰鄭注云如要經也鄭知如要經者以杖之麤細案喪服小記云經殺五分  
 杖各齊其心者杖所以扶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爲斷  
 本根也案士喪禮下本注云順其性也云杖者何爵也者自此已下皆下本卽  
 今爲杖起文者何者亦不知執所不知執所不知以其吉時以爵時五十已後乃  
 人老者皆爲杖所以扶老

必有德。有德則能爲父母。致病深故許其以杖扶病云無歸而杖者何問辭也。庶人無爵亦得杖云檜主者答辭也以其雖無爵無德然以適子故假取有爵之杖爲之喪主拜賓送賓成喪主之義也。云非主而杖者何問辭也。答辭也。鄭云謂衆子雖非主子爲父母致病是同亦爲輔病也。云童子何以不杖者案此子夏之間辭有不同或云者何或云何大夫或云曷爲有此七者答有義意凡言者何皆謂執所不知者故隱元年公羊傳云元年者何何休云諸據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卽此問杖者何是也稱何以者皆據彼決此卽公羊傳云何以不言卽位何休云據文公言卽位隱不稱卽位是也云何如此者問比類之辭卽下傳云何爲長子何以三年據期章爲衆子期適庶皆子長子獨三年是據彼決此也。此卽公羊傳云何以不言卽位何休云可爲人後者同宗則可爲人後是其問比類也。云孰後者不問比類依不杖章子夏傳云孰後大宗禮有大宗小宗故問誰爲後云孰謂者亦是問比類但舊君有二等一是待放之臣二是致仕之臣俱爲舊君是以齊衰三月章云舊君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由其有二等故問比類也。卽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是也云何大夫者亦是據彼決此卽齊衰三月章云大夫爲舊君傳曰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由其大夫有致仕者也。夫曷爲不降婦也云謂據大夫於姑姊妹出嫁宜降不降故舉曷爲之間也。夫曷爲不降者不同故舉何大夫之間也。言曷爲者亦是據彼決此卽公羊傳云童子及成人皆杖唯此童子不杖故云何以決之也知當室童子杖者案雜首加免而已故問喪云免者以何爲病也答辭也此庶童子非直不杖以其未冠禮記云童子哭不僂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注云未成人者不能有哀裳絰帶而已此又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者此亦謂童子婦人若成人婦人正杖知者杖餘不言者此上陳其服下陳其人喪服之下男子婦人俱列男子婦人同有苴杖知者

補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諸經皆有婦人杖文故知成人婦人正杖也明此童子婦人案喪服小記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子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是其童女爲喪則主則亦杖矣若然童子得稱婦人者案小功章云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未成人稱婦人也雷氏以爲此喪服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在室爲父女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嫁及在父之室爲父三年如傳所云婦人者皆不杖喪服小記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唯著此一條明其餘不爲主者皆不杖此說非何者此四等婦人皆在杖科之內何得不杖又禮記諸文說婦人杖者甚衆何言無杖也云絞帶者繩帶也王穀雷氏以爲絞帶在要經之下言之則要經五分去一爲帶但首經象大帶用繩又在要故須五分去一以爲帶今絞帶象革帶與要經同在要一則無上下之差二則無纏細可象而云去要經五分一爲絞帶失其義也但經帶至虞後變麻服葛絞帶虞後雖不言所變案公士衆臣爲絞君服布帶又齊衰已下亦布帶則絞帶虞後變麻服布於義可也云冠繩纏屬者喪用繩爲纏屬著也著之冠垂之爲纏也云外攝之也云鍛而勿灰則七升已上故灰矣故大功章鄭注云大功布者其鍛治灰而已冠六升勿灰則七升已上故灰矣故大功章鄭注云大功布者其鍛治見裳爲君義服衰三升半不言者以縷如三升半成布三升故直言三升舉正以之功纏治之則七升已上皆用灰也云衰三升者不言裳裳與衰同故舉衰以士喪禮履外納鄭注云納收餘也王謂正向向外編之居倚廬者周公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菲案以包義也云晉屨者晉菲也。外納鄭注云晉收餘也王謂正向向外編之居倚廬者周公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菲案又喪大記云凡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注云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若然此下有臣爲君則亦居廬案周禮宮正云以其適子當應接弔賓故不於隱者若外東壁倚木爲屨故既夕記云居倚廬鄭注云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北戶然此下有臣爲君則亦居廬案周禮宮正云以其適子當應接弔賓故不於隱者若

注云親者貴者居垂室見諸侯之臣爲其君之禮案喪大記云婦人不居廬若然此經云居倚廬專據男子生文云寢苦枕塊既夕文與此同彼注云苦編繫塊塙也彼又云不說絰帶鄭注云哀戚不在於安若然在中門外者哀親之在外寢苦者衰親之在草故也此之衰三升枕塊據大夫禮若正士則枕草衰三升半成布三升雜記所云齊晏平仲爲士者得行大夫禮若正士則枕草衰三升半成布三升雜記所云齊晏平仲爲士者得行

龜衰斬枕草是也但平仲謙爲父服士服耳云哭晝夜無時者哭有三無時始死未殯已前哭不絕聲一無時既殯已後卒哭祭已前阼階之下爲朝夕哭在廬中思憶則哭三無時也卒哭二無時既練之後無朝夕哭唯有廬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三日許食者聖人制法不以死傷生恐至滅性故禮許之食雖之後乃始食必三日許食者聖人制法不以死傷生恐至滅性故禮許之食雖

夕一溢米者孝子遭父母之喪當爲父母致病故喪大記云水漿不入口三日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是禮之常法也云寢不說經禮之法故子思非之云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失禮案雜記孔子云少遲大連善居喪三月不解鄭注云不解倦也又案既夕文

者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是禮之常法也云寢不說經禮之法故子思非之云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失禮案雜記孔子云少遲大連善居喪三月不解鄭注云不解倦也又案既夕文

禮案雜記孔子云少遲大連善居喪三月不解鄭注云不解倦也又案既夕文

與此同鄭注云哀戚不在於安經帶在衰裳之上而云不說則衰裳在內不說可如此據未葬前故文在虞上既虞後寢有席衰經說可知也云既虞廟屏杜

記檀弓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月而葬又案士虞禮既葬反日而虞士喪三虞云虞安也葬時送形而往迎魂而反哭之禮

時入廟中上堂不見入室又不見乃至適寢之中舊殯之處爲虞祭以安之禮

既楣者案王制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月而葬又案士虞禮

記虞候七虞大夫五虞士三虞今傳言既虞謂九虞七虞三虞之後乃改

舊廬西鄉開戶翦去戶傍兩廂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暨柱

施梁乃夾戶傍之屏也云寢有席者案闕傳云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芊芊不納

鄭云今之蒲芊卽此寢有席者案闕傳云既虞加於苦上也云食疏食水飲者未慶以納

前朝一溢米夕一溢米而已當以足爲度云飲水者未虞之後用麌疏米爲飯而食之明不正朝  
 已者此當士虞禮卒哭之後彼云卒哭者謂卒去廬中無時之哭唯有朝夕於  
 阼階下有時之哭喪服之中三無時哭外唯此卒哭之後未練之前一節之間  
 是有時之哭故云而已言其不足之意云既練舍外寢者謂十三月服七升冠  
 男子除首經而帶獨存婦人除於帶而經獨存又練布爲冠著繩屨止舍外寢  
 之中不復居廬也云始食菜果飯素食者案喪大記祥而食肉閒傳云大祥有  
 酸醬中月而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曲禮云父  
 母之喪有疾飲酒食肉疾止復初皆爲不以死傷生也云哭無時者此三無時  
 哭中謂練後至室之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大記云祥而外無哭者禫而  
 內無哭者皆在哭無時之限也○注盈手至異數○釋曰云以五分一爲殺者  
 象五服之數者鄭五服之內升數至多若經帶象升數降殺參差難等若五  
 服服爲一節則降殺易明故鄭云象五服之數也云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  
 冠也者案白虎通云天子爵號又夏殷之士無爵周之士卿大夫自然皆爵也  
 皆爵也是天子以下皆曰爵也云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爲武謂將一條繩從額上  
 材是以鄭云通屈一條繩爲武謂之冠者武纓皆上屬著冠冠六升外畢  
 是至耳於武纓之各垂於頤下結之云著之冠者武纓皆上屬著冠冠六升外畢  
 古宗宗卽古之升也云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者案鄭注儀禮之云  
 古今二禮並觀疊古文者則從經今文若疊今文者則從經古文今此注而云  
 乃成繒布登義驗弘升亦條屬者欲見條屬以至大祥除衰杖大祥若吉冠則纓武異  
 今之禮皆以登爲升與諸注不同則今古禮皆作升字俗誤已行久矣也若然  
 論語云新穀既升亦訓爲成今從登不從升者凡織紝之法皆縷縷相登上

縞冠當纓武異材從吉法也云右縫小功以下左者案大戴禮云大功已上唯  
大功以上哀重其冠三辟積鄉右爲之從陰陰唯唯順小功總麻哀輕其冠  
亦三辟積鄉左爲之從陽弔賓入門北鄉望之額額然逆鄉賓二者皆條屬但  
從吉從凶不同也云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者冠廣二寸落頂前後  
兩頭皆在武下鄉外出反屈之縫於武而爲之兩頭縫畢鄉外故云外畢案曲  
禮云厭冠不入公門鄭注云厭猶伏也喪冠厭伏是五服同名由在武下出反  
屈之故得厭伏之名檀弓云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是  
吉冠則辟積無殺橫縫亦兩頭皆在武上鄉內反屈而縫之不得厭伏之名云  
二十九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者依算法百二十斤曰石則是一斛  
若然則十二斤爲一斗取十斤分之升得一斤餘二斤斤爲十六兩二斤爲三  
十二兩升取三十兩十升升得三兩添前一斤十六兩爲十九兩餘二兩兩爲  
二十四銖二兩爲四十八銖取四十銖十八銖爲八十粟十升升得八粟添前則是  
銖爲二百四十二粟則別取一升破爲十九兩四銖八粟分十兩爲二十四銖則  
少十九兩四十銖又分九兩兩爲二十四銖則九兩者二百一十六銖并四銖八  
銖爲二百四十六銖八粟總爲二十四分直取二百四十銖餘二百二十銖八  
粟在又取二百一十六銖二十四分分得九銖添前分得十九銖有四銖八粟  
四銖銖爲十粟總爲四十粟通八粟爲四十八粟二十四分分得二粟是一升  
兩總則十粟爲一銖以此一銖添前二十三銖則爲二十四銖爲一兩一兩添十九  
銖爲二十分分得十九銖添前四銖爲二十三銖將二粟添前八粟則爲十粟  
兩總則十粟爲一銖以此一銖添前二十三銖則爲二十四銖爲一兩一兩添十九  
銖爲二十分分得十九銖添前四銖添前四銖爲二十三銖將二粟添前八粟則爲十粟  
所謂柱楣也卽此柱楣者也云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整爲之不塗塈所  
謂柱楣謂之梁闇者所謂梁闇者所謂書傳文案喪服四制云高宗  
諒闇三年鄭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鵝鵠之鵠闇謂廬也廬有梁者  
謂室也者今至練後不居舊廬還於廬處爲屋但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得有  
中門大夫士唯有大門內門而已無中門而云中門外者案士喪禮及既

其外位唯在寢門外其東壁有廬室若然則以門爲中門據內外皆有哭位  
 其門在外內位中故爲中門非謂在外門內門之中爲中門也言屋下壘塈爲  
 東壁非兩下謂之廬也云不塈者謂翦屏而已不泥塈飾也云所謂聖室  
 鄭云所謂垂室也云謂復平生時食也者此食爲飼讀之不得爲食讀之知者  
 天子已下平常之食皆有牲牢魚腊練後始食菜果未得食肉飲酒何得平常  
 時食明專據米飯而言也以其初據一溢米而言既虞飯疏食亦米飯也此  
 既練後復平生時食亦據米飯而言以其古者名飯爲食與公食大夫者同  
 音也云斬衰不書受月者云云凡喪服所以表哀有盛時殺時服乃隨哀以  
 降殺故初服纔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是以冠爲受斬衰裳三升冠六  
 升既葬後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爲受衰裳七升冠八  
 升自餘齊衰以下受服之時差降可知然葬後有受服有不受服案下齊衰三  
 月章及殤大功章皆云無受正大功章卽云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今  
 此斬衰章及齊衰章應言受月而不言故鄭君特解之案雜記云天子七月而  
 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  
 九月而葬是月而卒哭是天子已下虞卒哭異數尊卑皆葬訖反日中而虞天子  
 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訖卽受服士三虞待卒哭乃受服必然者以其大  
 夫已上卒哭在後月虞在前月日已多是以虞卽受服不得至卒哭士葬月卒  
 哭與虞同月故受服待卒哭後也今不言受月者喪服總包天子以下若言七  
 月唯據天子若言五月唯據諸侯皆不該上下故周公設經沒去受服之文欲見  
 上下俱含故也

儀禮注疏卷二十八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喪服第十一毛本一下有子夏傳三字釋文作喪服經傳第十一無子夏傳三  
籍志馬融等注喪服其題皆曰喪服經傳則此四字乃舊題也疏云傳曰者不知何人所作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爲師師相傳蓋不虛也若題中本有子夏傳三字則賈氏何必云爾此蓋唐石經誤改而後人習焉不察也

案鄭目錄云要義同毛本無案字案禮記疏引鄭目錄俱有案字儀禮惟此篇有之正與禮記同例今本刪去蓋誤認鄭目錄云云爲注也

注也

若全存居於彼焉已亡之耳按下文又引此二句無居字已下有棄字

大數未聞大要義作本按大字不誤

葬之中野中陳闡俱作於

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要義同毛本飾作飭○按作飾與禮記三年間合人道之至文者也陳本要義同毛本文作大○按大是也

是士以上爲義稱爲上聶氏有各字是也

雖不與同陳闡俱無與字

生人制服制上陳闡俱有爲字

斬有二義不同

陳闡要義同毛本二作正通解作斬有二有正有義無不  
同二字

惟有正之四升

聶氏要義同毛本通解之作服

以配父父上陳闡俱有其字

爲夫之昆弟之長子殤

長子陳闡通解俱倒

故同義服也

故陳闡俱作皆

小功亦有降亦有正有義

要義同毛本無下亦字

要不得以此升數爲敘者

敘陳闡俱作殺

又明作傳之義

陳闡同毛本義作意

傳曰者通解無曰字○按此本因題中無傳字故舉篇中傳曰二字釋之

黃氏刪曰字蓋未達賈氏之意

語勢相遵

要義同毛本遵作連

以證己義

通解要義楊氏同毛本義作意

六術精龜

陳闡通解楊氏俱無六術二字

若傳義難明者陳闡俱無義字

又在傳下注皆此本皆字屬下句毛本皆作者屬此句

出注述者意耳述下陳闡俱有之字

### 喪服

者者上者字鍾本誤作屨

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

下六字毛本脫徐本通典葬氏集釋通解俱有與本疏及疏序合惟楊氏無通

以一苴目此三事以一二字陳闡俱倒

謂苴麻爲首經要經

苴麻二字陳闡俱倒

濡刃中用

通解要義同毛本刀作勑

是以衰設人功之疏

浦鏗云沒誤設從下疏校○按段玉裁校本作說

履乃服中之賤

通解同毛本賤下有者字

鄭止一解

陳闡同毛本止作君○按止字是

衰廣四寸

通解要義同毛本衰作裳○按衰字是

非正當心而已

正通解作止按篇中止字多誤作正盧文弨謂唐人書止多作正不必改未知何據俟考

知一經而兼二者

二下要義有文字

亦首要並陳

首要二字要義倒

結項中

結陳闡俱作頰○按士冠禮注作結不作頰疏同

以彼頰項

彼陳闡俱作後

天子朱裏終裨

裨陳闡俱作辟按玉藻作辟

下末三赤用緇

要義同毛本赤作尺

革帶以佩玉佩及事佩之等

玉下要義無佩字

苴經大鬲

要義同毛本鬲作搗下同

故此經具陳於上

經陳闡俱作經

案此經凶服

陳闡俱無案字凶俱作喪

傳曰斬者何

此傳三節徐本釋文集釋要義俱合爲一節注據在傳後與疏合通解楊氏俱與毛本同

左本在下

毛本本誤作右

絞帶者○冠繩纓

纓徐本作纓誤

○外畢

畢通典作緯按既夕記作緯

居倚廬寢苦枕塊

釋文云塊本又作由

盈手曰搃

按篇題疏云在傳下注皆須題云元謂以別傳若在傳上注者不須題元義可知若然傳下之注注首本有元謂二字士喪禮衆婦人戶外北面疏引喪服記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元謂此發兄弟傳者云尤可爲證今本俱無蓋後人所刪也又疑鄭氏原本傳注連寫故題元謂以示識別與周禮同例亦猶毛詩之箋云也但詩箋必在傳後故傳首不加傳字此則有於傳上作注者故傳首復加傳曰以別之凡傳與注皆連寫故傳下之注必總在傳末不得分一傳爲數節

扼也

扼釋文要義俱作扼下同

壘擊爲之壘

集釋作壘

不塗甃

塗釋文作涂

牡麻者枲麻也

陳闡俱無者字○按下傳有者字

又案變除

除下聶氏有云字案隋志有喪服變除一卷葛洪撰

削之使方者

使下聶氏有下字

鄭知如要經者

要義同毛本知作云聶氏鄭云作必知

以其吉時五十已後乃杖

毛本要義已作以

亦得杖

要義同毛本亦上有何字

爲之喪主

陳闡俱無之字

輔病也

要義同毛本輔上有云字也下有者字

不此七者荅有義意

浦鏗云荅當各字之誤

卽此問杖者何是也

陳闡俱無此字

皆據彼決此決

此陳闡俱作所決

俱爲舊君

爲闡本作是

言曷爲者

毛本言作云

總者其免也

陳闡俱無總字○按陳闡非也問服有總

此亦謂童子婦人

此字下陳闡俱有蓋字

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

成人二字陳闡俱不重出○按喪服小記重成人二字陳闡非也

王肅以爲絞帶如要經馬

馬通解要義俱作馬屬下句毛本作焉屬此句

其鍛治之功麤沽之通解要義同毛本沽作治○按作沽與大功章注合

菅菲也外納居倚廬者

要義同通解毛本無外納居倚廬五字○按毛本分節既與疏異不得不刪易疏文

孝子所居居在門外東壁

要義同通解楊氏毛本俱不重居字

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

陳本通解要義同毛本以作倚通解以下有前字○按喪大記作以無前字

此之衰三升枕塊

毛本要義之作云

雖食猶節之

猶通解作由

水漿不入於口七日者

毛本者字在七日上

云食疏食水飲者

陳闡通解俱無上食字

婦人除於帶

陳本要義同毛本於作要

中月而禫而飲醴酒

陳闡俱重禫字○按閔傳重禫字

鄭五服之內

浦鐙云鄭下嘗脫以字

垂下爲纓著之冠也者

陳闡俱無著之冠也四字

兩相各至耳

通解同毛本相作廂

從吉法也 吉陳闡俱作古

小功以下左者 通解要義同毛本左下有縫字 ○ 按各本注俱有縫字

大功已上唯唯 唯字陳闡俱不重毛本已作以下同

小功已下額額然 舜氏通解要義同毛本額額作領領下同

弔賓從外入門 舜氏通解要義同毛本入作大

落頂前後 通解要義同毛本頂作項 ○ 按項字誤頂字是也

檀弓云古者冠縮縫 檀上陳闡俱有禮字

則辟積無殺橫縫 殺通解作數

一銖爲十纍 纍陳闡監俱作糴下同通解作參下同 ○ 按糴累古今字參者糴之誤

糴四銖八纍 通解同毛本糴作升

復平生時食食 通解要義同毛本不重食字

以其古者名飯爲食 陳闡俱重食字

欲見上下俱含故也 毛本欲作亦含作合通解同

儀禮注疏卷二十八校勘記



儀禮疏卷第二十九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

賈公彥等撰

父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

疏人卽此文父已下是爲其人服上之服

者也先陳父者此章恩義並設忠臣出孝子之門義由恩出故先言父也又下文諸侯爲天子妻爲夫妾爲君之等皆兼舉著服之人於上乃言所爲之人於侯也若直言夫則妾於君體敵亦有夫義妾爲君若直言君與前臣爲君文不殊已外亦皆嫌疑故兼舉著服之人子爲父臣爲君二者無嫌疑故單舉所爲之人而已云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者言何以著問比例以父母恩愛等母則在齊衰父則入於斬比並不例故問何以斬不齊衰答云父諸侯爲至尊者天無二日家無二尊父是一家之尊尊中至極故爲之斬也

天子

疏諸侯爲天子○釋曰此文在父下君上者以下文君中雖言天子兼傳

曰天子至尊也

疏傳曰天子至尊也○釋曰不發問而直答之君

疏臣爲之服

此君內兼有諸侯及大夫故文在天子下鄭注曲禮云臣無君猶傳曰君至尊無天則君者臣之天故亦同之於父爲至尊但義故還著義服也

也

疏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注天子至曰君○釋曰卿大夫承天子諸侯則天子諸

夫有地者皆曰君

正侯之下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案周禮載師云家邑任

叔孫氏有郈邑孟孫氏有郈邑晉三家亦皆有韓趙魏之邑是諸侯之卿大夫

夫有地者皆曰君以其有地則有臣故也大夫中含之也但士不言公與孤諸侯大國亦有孤

稱故僕隸等爲其長。父爲長子不言適子通上下。疏父爲長子○釋曰君父尊弔服加麻不服斬也。父爲長子也亦言立適以上長。正外次長子之重故其文在  
 此○注不言至以長○釋曰言長子通上下則適子之號唯據大夫士不通天  
 子諸侯若言大子亦不通上下案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鄭注云言  
 妻見大夫已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也則大子下及大夫之子不通士若言世  
 子亦不通上下唯據天子諸侯之子是以鄭云不言適子通上下非直長子得  
 通上下冢子亦通上下故內則云冢子則大牢注云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  
 是冢子亦通上下也云亦言立適以長者欲見適妻所生皆名適子第一子死  
 也則取適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若言適子唯據第一者若云長子  
 通立適以長故也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

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  
 體又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也庶子者爲父後者之弟也言庶者遺別之也小記曰不繼祖與禰此但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共廟正祖也○釋  
 曰云何以者亦是間比例以其俱是子不杖章父爲衆子期此章長子則爲之  
 三年故發何以之傳也不間斬而間三年者斬重而三年輕長子非尊極故舉  
 輕以間之輕者尙間明重者可知故舉輕以明重也云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  
 重也者此是答辭也以其父祖適相承爲上已又是適承之於後故云正體於上  
 於上云又乃將所傳重者爲宗廟主是有此二事乃得三年云庶子不得爲長  
 子三年不繼祖也者此明適相承故須繼祖乃得爲長子三年也○注此言  
 至共廟○釋曰云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者經云繼祖卽是爲祖後  
 乃得爲長子三年鄭云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不同者周之道有適子無後  
 適孫適孫猶同庶孫之例要適子死後乃立適孫乃得爲長子三年是爲父後  
 者然後爲長子三年也云重其當先祖之正體者解經正體於上又云又以其  
 將代己爲宗廟主也者釋經傳重也云庶子是爲父後者之弟不得爲長子三  
 年此鄭據初得爲父後者是適子其第則是庶子是爲父後者之弟也者謂兄得爲  
 父後者是適子其第則是庶子是爲父後者之弟也者謂兄得爲

而言其實繼父祖身三世長子四世乃得三年也云庶者遠別之也者庶子妾子之號適妻所生第二者是衆子今同名庶子遠別於長子故與妾子同號也云小記曰不繼祖與禰此但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共廟者案祭法云嫡士二廟官師一廟鄭注云官師中下之士祖禰共廟則此容祖禰共廟據官師而言若然小記所云祖禰并言者是嫡士二廟者也祖禰共廟不言禰直言祖舉尊而言也鄭注小記云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者鄭前有馬融之等解爲長子五世鄭以義推之己身繼祖與禰通已三世卽得爲長子斬長子唯四世不待五世也此微破先師馬融之義也以融是先師故不正言而云不必而已也若然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種一則正體不得傳重謂適子有廢疾不堪主宗廟也二則傳重非正體庶孫爲後是也三則體而不正立庶子爲後是也四則正而不體立適孫爲後是也案喪服小記云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鄭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婦旣小功不 大功則夫死亦不三年爲人後者疏爲人後者○釋曰此出後大宗其情本疏故設文次在期可知也長子之下也案喪服小記云繼別爲大宗繼禰爲小宗

大宋卽下文爲宗子齊衰三月彼云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後大宗者則此所後亦後大宗者也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爲所爲後之親如親子而傳曰至若子○必以尊服服之者答辭也雷氏云此文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見所後不定故也云何如而可爲之後問辭同宗則可爲之後答辭此問亦問比類以其取後取何人爲之答以同宗則可爲之後以其大宗子當收聚族人非同宗則不可謂同承別子之後一宗之內若別宗同姓亦不可以其收族故也

宗又云何如而可以爲人後問辭云支子可也答辭以其他家適子當家自爲小宗小宗當收斂五服之內亦不可闕則適子不得後他故取支子支子則第二己下庶子也不言庶子云支子者若言庶子妾子之稱言謂妾子得後人適子謂如死者的親子則死者祖父母則當己曾祖父母齊衰三月也妻謂死者兄弟之妻卽後人之母也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並據死者妻之父母妻之昆弟妻之昆弟之子於後人爲外祖父母及舅與內兄弟皆如親子爲之著服也若然上經直言爲人後不言爲父此經直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及妻及死者外親之等不言死者總麻小功大功及期之骨肉親者子夏作傳舉疏以見親言外以包內骨肉親者如親子可知妻爲夫傳曰夫至尊也疏妻爲夫傳曰夫至尊也○釋曰自此已下論婦人服也婦人卑於男子故次之案曲禮云天子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后以下皆以義稱士庶人得其總名妻者齊也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是言妻之尊卑與夫齊者也若然此經云妻爲夫者上從天子下至庶人皆同爲夫斬衰也傳言夫至尊者雖是體敵齊等夫者猶是妻之尊敬以其在家天父出則天夫又婦人有三從之義故云夫至尊同之於君父也妾爲君傳曰君至死從子是其男尊女卑之義而妾爲君傳曰君至尊也○釋曰妾賤於妻故次尊也妾謂夫爲君者不得體而妾爲君傳曰君至尊也○釋曰妾賤於妻故次尊也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此妻後案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鄭注云妾亡家絕之本故深抑別名爲妾也既名爲妾故不得名婿爲夫故加其尊之言接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是名妾之義但其並后匹適則名夫爲君故同於人君之至尊也○注妾謂至亦然○釋曰云不得體之加尊君是以服斬也云雖士亦然者案孝經士言爭友則屬隸不得加尊之而名夫爲君是以服斬也云雖士亦然者案孝經士言爭友則屬隸不得加尊之而名夫爲

合名君至於妾之尊夫與臣爲異是以女子子在室爲父。女子子者。子。女也別許嫁已而女子至爲父○注女子至許嫁也者男子女子各單稱子是對父母生稱今於女子別於男一子者云言在室者關已許嫁者鄭意經直云女子爲父得矣而別加在室者關已許嫁通也通已許嫁內則女子十年不出又云女子者女也別於男子爲笄女子十五許嫁而笄謂女子子年十五笄四德已備許嫁與人卽加笄與丈夫二十而冠同死而不殤則同成人矣身既成人亦得爲夫服斬也雖許嫁爲成人及嫁要至二十乃嫁於夫家也

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此妻妾女子喪服之異於男子者總束髽謂之總者旣束其本又總其末箭笄篠竹也髽露絰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紛如著慘頭焉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凡服上曰衰下曰裳此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知無帶下又無衽正布總至三年○注此妻至無衽○釋曰上文不言布不言三年此妻妾子女喪服之異於男子者鄭據上文經至練有除者此經三者旣與男子有殊並終三年乃始除之矣案喪服小記云婦人帶惡笄以終喪彼謂婦人期服者帶與笄終喪此斬衰帶亦練而除笄亦終三年矣故以三年言之公作經越妻妾而在女子之下言之者雷氏云服者本爲至情故在女子之下爲文也若然經之體例皆上陳服下陳人此服之異在下言之者欲見與男子同者如前與男子異者如後故設文與常不倒也以上陳服下陳人則上服之中亦有女子子今更言女子子是言其異者若然上文列服之中冠纓纓非女子所服此布緒笄髽等亦非男子所服是以爲文以易之也云謂之繡者旣束女子本又終其末者鄭解此經云布總者只爲出紓後垂爲飾者而言以其布

儀禮注疏二十九中華書局聚

本總六升與男子冠六升相對故知據出見者而言是以鄭云謂之總者既束其又總其末也云箭笄緋竹也者案尚書禹貢云緋鵠既敷孔云緋竹箭是箭室注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纏將齊衰者骨笄而纏今言髽者亦去笄婦纏而紓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髽髽之異於括髮者髽有二種案士喪禮曰婦人髽而紓其象也其用麻布亦如著慘頭然是婦人髽之制也二種者一是未成服之髽卽士喪禮所云者是也云斬衰者用麻將齊衰者用布二者成服之後露髽之髽卽此經注是也云斬衰者用麻則髽亦用麻者案喪服小記云之斬衰括髮以麻免而以布男子善髮與免用布有文婦人髽用麻布無文鄭以爲名名爲括髮婦人陰以內物爲稱稱爲髽爲異耳鄭引漢法慘頭況者古之括髮其髽之狀亦如此故鄭注士喪禮云其用麻布亦如著慘頭也引喪服小之記者彼男子冠婦人笄相對有二時一者男子二十而冠婦人許嫁而笄吉時相對也一者成服後男子喪服婦人箭笄喪中相對也今此小記所云參上下文是據喪中冠笄相對而言也但男子陽多變斬婦人同名髽案士喪禮鄭注云衆主人免者齊衰以下用布爲免則髽是與男冠相對之物也云免而婦人髽者亦小記之文此免旣齊衰以下用布爲免則髽是與男冠相對之物也云同用布爲髽相對而言也但男子陽多變斬婦人同名髽案士喪禮鄭注云衆主人免者齊衰以下名免者齊衰以下亦子陰少變故齊斬婦人同名髽案士喪禮鄭注云衆主人免者齊衰以下名免者齊衰以下亦子免而婦人髽者亦小記之文此免旣齊衰以下用布爲免則髽是與男冠相對之物也云免及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亦引小記括髮及漢慘頭爲說麻皆冠如著慘頭婦人皆露紓不同皆如著慘頭不別若然成服以後斬衰至緋裳婦人不殊裳者以其男子殊衣裳是以衰綴於衣統名爲衰故衰裳此但言衰至緋裳周禮內司服王后六服皆單言衣不言裳以連衣裳不別見裳則此衰無裳之別稱也云衰如男子衰者如云衰也云下如深衣則衰下如深衣者如深衣者如深婦亦案深

下記云衣帶下尺注云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今此裳既縫  
著衣不見裏衣故不須要以掩裳上際故知無要也云又無衽者又案下記云  
衽二尺有五寸注云衽所以掩裳際也微據男子陽多變故衣裳別制裳又前  
三幅後四幅開兩邊露裏是以須衽屬衣兩旁垂之以掩交際之處既下前  
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如今曲裾也彼吉服  
深衣須有曲裾之衽此婦人凶服之衰下連裳雖如深衣不得盡如深衣  
并有衽故鄭摠云下無衽則非直無喪服之衽亦無吉服深衣之衽也傳曰

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

總六升者首飾象冠數長六寸謂出紩後所垂爲飾也

正左傳曰總

至二寸

○釋曰云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者此斬之笄用箭下記云女子子適人爲父  
母婦爲舅姑用惡笄鄭以爲櫟木爲笄則檀弓南宮縡之妻之姑之喪云蓋櫟  
以爲笄是也吉時大夫士與妻用象天子諸侯之后夫人用玉爲笄今於喪中  
唯有此箭笄及櫟二者若言寸數亦不過此二等以其斬衰尺吉笄尺二寸檀  
弓南宮縡之妻爲姑櫟以爲笄亦云一尺則大功以下不得更容差降鄭注小  
記云笄所以卷髮既在同卷髮故五服略爲一節皆用一尺而已是以外女子子  
爲父母旣用櫟笄卒哭之後折吉笄之首歸於夫家以櫟笄之外無可差降故  
用吉笄也若然總不言吉而笄言之者以其喪中有用吉笄之法故小記無折  
笄之法當記文故小記折吉笄之首是也○注總六升至飾也○釋曰云總六升  
者首飾象冠數也上云男子冠六升此女子子總用布當男子冠用布之處故  
同六升以同首飾故也十五升首飾尊故吉服之冕三十升亦倍於朝服十五  
升也云長六寸謂出紩後所垂爲飾也鄭知者若據其東本入所不見何寸數  
之有乎故鄭以六寸據垂之者此斬衰六寸南宮縡妻爲姑總八寸以下子嫁  
雖無文大功當與齊同八寸總麻小功同一尺吉緝當尺二寸與笄同也子嫁  
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謂遭喪後受既虞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凡女之

行於大夫以上曰嫁疏子嫁至三年○釋曰不言女子直云子嫁者上文是已衰不與在室同既服齊衰後反被出更服斬衰卽與在室同故須言在室也言  
 在室者亦有事須言以其初死服期服死後被出向父家更服斬衰三年與上父未死被出自然是室與上文同何須設此經明是遭喪後被七出者云始服齊衰者以其遭父喪時未出卽不杖期麻履章云女子嫁爲父母是也云始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受者若不被出則虞後以其冠爲受嫁女在室爲父五升衰裳八升總今未虞而出是出乃虞虞後受服與在家兄弟同受斬衰斬衰初死三升衰裳六升冠旣葬以其冠爲受衰六升冠七升此被出之女亦受衰裳六升緡七升與在室之女同故云受以三年之喪受也云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者未虞已前未被出至受後受以出嫁之受以八升衰裳九升總今旣虞後乃被出至家又與在室女同至小祥練祭在室之女受衰七升總綱父更著服故云既除而出者以其嫁女爲父母期至小祥亦如之云旣除以除喪而被出則已者此謂旣小祥而出者云凡女行於大夫已上曰嫁者嫁於士庶人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嫁於士庶人者爲其者曰適人案齊衰三月章云女子嫁者未嫁者是行於大夫曰嫁不杖章云女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傳雖不解喪服本文是士故知行於士庶人曰嫁者嫁於士庶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上曰嫁若天子之女嫁於諸侯之女嫁於大夫禮以禮窮則同之行大夫謂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名曰庶人至於民庶亦同行士禮以禮窮則同之嫁反爲君不降若然下傳云婦人不二斬猶曰不二天今若爲夫斬明知女爲父雖斬則是其天此乃尊傳君宜斬不可以輕服服之不得以彼決此若然外宗道欲使一

斬侯爲兄弟服斬者豈不爲夫亦斬矣

服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士卿大夫

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正

公士至繩屨○注士卿至其正○釋曰云上

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

卿士也者以其在公之下大夫之上尊卑當

卿之位故知是卿士也不言公卿言士者欲見公無正職大夫又承副

其衆臣布帶繩屨者鄭解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

有公卿大夫公卿大夫下皆有貴臣衆臣若然天子諸侯下

公卿大夫周禮典

命及大宰具有其文此諸侯下公卿典命大國立孤一人是也以其諸侯無公

故以孤爲公卿燕禮云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鄭注云諸公者大國之孤也孤

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是以其孤爲公言厭於天子諸侯故除其衆臣布帶

繩屨二事其餘服杖冠經則如常也其布帶則與齊衰同其繩屨則與大功等

繩屨二事其餘服杖冠經則如常也其布帶則與齊衰同其繩屨則與大功等

貴臣得伸得伸者依上文絞帶管屨故云不奪其正也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

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卽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

者繩非也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近臣閹寺之屬君嗣君也斯

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者傳以經直云衆臣不分別上

士二者是貴臣其餘皆衆臣也云有地者衆臣杖不以卽位欲見公卿大夫或

有地或無地衆臣爲之皆有杖但無地公卿大夫其君卑衆臣爲之皆得以杖

與嗣君同卽阼階下朝夕哭位若无地公卿大夫其君卑衆臣難杖不得與嗣

君同卽阼階下朝夕哭位下君故也○注室老至借也○釋曰云室老

者左氏傳云臧氏老論語云趙魏老是家臣稱老云家相者案曲禮云大夫相也

名冢相長妾以大夫稱家是室老相冢事者也云士邑宰也者雜記云大夫居

廬士居冢室鄭注云士居冢室亦謂邑宰也與此同皆謂邑宰爲士也若然孤

鄉大夫有葉邑者其邑既已有邑宰又有家宰若無地鄉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宰則孔子爲魯大夫而原思爲之宰是直家宰相者也此等諸侯之臣而有貴臣衆臣之事案周禮載師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臺地是天子公卿大夫有葉地者也案鄭志荅云天子之卿其地見賜乃有何由諸侯之臣正有此地則天子下有無地者也有葉地者有邑宰復有家宰相無地者直有家宰可知云近臣闈寺之屬者周禮天子宫有闈人守人闈人掌守中門之禁晨夜閉閉墨者使守門者也寺人掌外內之通令奄人使守后之宮門者也是皆近君之小臣又與衆臣不同無所降其服又得與貴臣等不嫌相逼通也是以喪服小記云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彼亦是近君小臣與大臣異也云君嗣君也者釋傳云君服但其君以死矣更有君爲死君之服故知是嗣君若然案王制畿內諸侯不世爵而世祿彼則天子公卿大夫未爵命得有嗣君者以世祿降未得爵亦得爲嗣君況其中兼畿外諸侯下卿大夫也且詩云維周之士不顯亦世左氏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皆是臣有世功子孫得襲爵故雖畿內公卿大夫有嗣君也云繩非今時不借也者周時人謂之屢子夏時人謂之菲漢時謂之不借者此凶茶屢不得從人借亦不得借人皆是異時而別名也

儀禮注疏卷二十九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句摘錄

父

已外亦皆嫌疑 毛本皆作有

傳曰爲父

傳曰毛本傳上有釋曰二字

以父母恩愛等以要義作於

比竝不例不陳閩俱作此例要義作同

諸侯爲天子

不兼餘君君中最尊上君字陳閩俱不重

傳曰君

卿大夫有地者陳閩俱作有地者卿大夫

大都任畧地要義同毛本通解畧作疆○按周禮載師作畧

故僕隸等爲其長長陳閩通解俱作喪要義無

父爲長子

若言大子 大陳閩俱作天

則大子下及大夫之子 上大字要義作天

不言適子通上下 適陳閩俱作世

傳曰何以三年也

故發何以之傳也 傳陳閩俱作問

長子非尊極

要義同毛本尊極作極尊

以其父祖適適相承爲上

爲陳閩通解俱作於

已又是適 已上陳閩俱有爲字

新曰卽是爲祖後 即陳閩俱作只

官師中下之士 按祭法注作官師中士下士

妾爲君爲唐石經徐陳閩葛集釋通解要義楊敷俱作爲毛本作謂

與臣爲異毛本通解爲作無

女子子在室爲父

子女也 子女二字通典倒

別於男子也 於嚴本作然張氏曰監本然作於從監本

關已許嫁徐本作謂通典集釋通解俱作關疏云關通也通已許嫁從諸本及疏張氏曰監巾箱枕本謂作關

今於女子別加一字 女子二字陳闡俱倒

故雙言二子陳本要義同毛本子作字按子字是

布總箭筭髽衰三年

篠竹也徐本集釋楊氏同釋文通典通解放氏毛本俱無竹字按嚴本有竹字與釋文不合而張氏無說蓋偶遺之耳○按段玉裁云篠上仍當有箭字

以麻者自項而前徐本集釋楊氏同毛本通解以麻者作蓋以麻

深衣則衰無帶下衰集釋作裳

云箭筭篠竹也者要義同毛本無竹字

用布爲免爲要義作而

傳曰總六升

大夫士與妻用象

與浦鐙改作之

故小記無折筭之法當記文

周學謨衍

健云十一字蓋緣下文故小記三字而

入所不見

入要義作人通解作入

子嫁反在父之室

故須言三年也

陳闡俱無故須二字

鄭知遭喪後被出者

陳闡俱無遭字

仍爲父母不降知者

知要義作之

公士大夫之衆臣

天子諸侯下公卿大夫

公上闡本有有字

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

臣下通典有也字

○君謂有地者也

通典作君有菜地者皆曰君也按通典八

十七卷五服成服篇及八十八卷斬纓三年篇兩引皆同

孤卿大夫有菜邑者

通解同毛本菜作采下同要義作采

不嫌相逼通也

陳闡通解俱無通字

但其君以死矣

要義同毛本以作已

兼畿外諸侯下卿大夫也

案外陳闡俱作內下毛本作公陳本要義俱作下  
以下文考之外字當從陳闡作內以前節疏

考之下公二字宜兼有之

儀禮注疏卷二十九校勘記